



三幕劇

破釜沉舟

鄭倚虹著

總經理

中外出版社

鄭倚虹著

破釜沉舟

(三幕劇)
原名「廣源輪」

總經售

中外出版社

破釜沉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再版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勝利後上海一版

著者 鄭 倚 虹

總經售 中外出版社

上海中正東路
一七二號

經處售

生活書店
光明書局
及各大大書店

序

有一部將近四百頁的大書，名曰「廣源輪案」，是黃朝琴先生所編，裏面記載着民國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兩年間本案之發生，開展以至結束的一段經過。黃朝琴先生是當時的駐舊金山總領事，本案經過他全明白。本案所以獲得大勝利，據胡適之先生序文所說，「不能不贊歎黃總領事朝琴的敏捷勤勞，隨機應變，堅持到底，兩年如同一日。」黃朝琴先生是本案中一位主角，所以「廣源輪案」書中搜集的材料很豐富，編次也很謹嚴；可惜本案發生在美國，本書發行也在美國，國內流行冊數極少，而且既是一部編次材料的書，自然只便於研究，而不便於流覽與欣賞。

鄭倚虹女士用「廣源輪案」為題材，以戲劇藝術的眼光與手法，編成「廣源輪」三幕劇，明快流利，叫人一口氣讀完，不但得見「廣源輪案」的全貌，而且在情緒方面，宛然置身於當時的美國，參加「廣源輪案」的活動，無論活動中的主角或配角，一個一個的面貌心情，都與我們非常熟悉，油然分得他們的一絲情熱，一滴血誠，他們的憂喜

成了我們的愛慕，他們的成敗也是我們的成敗：這是作者藝術的超卓處，也是作者藝術的成功處。

抗戰後期的戲劇，漸漸由嚴正轉入輕鬆，從事戲劇工作的同志，自編劇導演以至演員，對於這種情況，往往長吁短歎，以爲不可救藥。事實上觀衆的範圍日漸擴大，從前一個戲劇的演出不過三五場，現在往往達到三十場乃至五十場。從前不愛看戲的人現在愛看了，從前無力看戲的人現在有力看了，水準的改動是無可否認的。

倚虹女士這個戲劇，雖然也有它的輕鬆處，但大體是十分嚴正的。嚴正而不至流於說教，輕鬆更不至流於低趣，使戲劇風味納入文藝的正軌，這便是抗戰後期戲劇運動的必由之路。

我雖然尚未看到演出，但讀完劇本以後，我幻想演出的情形，覺得與劇本一樣，一定是使我們欽佩與欣喜的。

三十三年八月孫伏園在重慶。

廣源輪案原序

胡適

廣源輪船案，其實是三件案子：一爲廣源船上海員毆打案，一爲船的主權與國籍案，一爲船上廢鐵扣押案。三案的勝訴都歸我國，這是中國外交史上一件很有意義的大勝利。

我們讀了這三案的詳細記錄，第一不能不讚歎黃總領事朝琴的敏捷勤勞，隨機應變，堅持到底，兩年如同一日，這是勝利的總指揮。第二，我們不能不感謝我方的法律顧問 Hugh K. McKeivitt, Newell J. Hoey, Jack M. Howard, Archie M. Stevenson 和國際法大師 Professor James W. Garner 這幾位先生用他們的知識學問，幫助我國做到這三案的勝利。第三，我們不能不讚歎美洲各地的僑胞的慷慨合作。如金山蝦寮工會的監視輪船行動，如各地僑胞的踴躍捐款擔負廣源輪海員的盤費和本案的訴訟費等等，都於本案的最後勝利有很大的貢獻。

廣源輪案雖然結束了，但這三案引起的國際法上許多有趣味的問題，是永遠有供學

者引證援用的價值的。例如第三（廢鐵案）裏，我方並不否認船底廢鐵屬於原告，祇主張原告無權上船取貨。這是很有風趣的辯訴。對方的律師也不能不承認這個理論可以比莎士比亞的名著「維尼斯商人」裏女辯護士 Portia 提出的只准割肉，不准出血的妙例，祇此一端，這案子就可以不朽的了。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十二日

再版作者序

「廣源輪」這個事件，不必寫成劇本，已是一幕最動人的戲劇。這個案子是在七七抗戰爆發後發生於舊金山的。盟國友人稱它爲「舊金山的中日戰爭」。當時愛國僑胞與英勇海員們表現了救國雪恥同讎敵愾的偉大精神，無論在天涯海角，都能同國內前鋒遙爲側應。而國際公法能被利用與尊重，制裁詭譎無恥，橫行霸道的法西斯，不爲無效，這都是使我們興奮讚頌的。所以我寫了「廣源輪」三幕劇。

初版刊行後，感謝這案子的當事人提供幾點補充資料：一、日人河野誤認中國舊金山總領事爲日本總領事，致自洩祕密，使我防範益周，頗覺喜劇化。二、法庭審問，不偉我方勝訴如胡適先生所說：「這是中國外交史上一件很有意義的大勝利」，而當時滔滔論辯，旁徵博引國際法理論和慣例，尤饒風趣。茲值再版一幷增加兩場，以符史實。本劇蒙孫伏園先生作序，轉載胡適先生在「廣源輪案」一書中的原序，張文元先生作封面，沙梅作曲，并此誌謝。

鄭倚虹

一九四五、「五一」

廣源輪

時：一九三七年冬季——一九三九

地：美國舊金山

人：黃朝琴

駐美舊金山總領事

孫碧奇

金山副領事

趙冰如

領事館電務員

郭東元

領事館王事

隋耀賢

領事館僕人

趙子明

廣源輪二副

梁振先

廣源輪海員

馬永田

廣源輪海員

陸春廷

廣源輪海員

汪和生 廣源輪海員

海員甲乙丙丁……

黃發生 美國李糯埠僑領

梁有 金山蝦寮工會會員

羅金大 金山蝦寮工會會員

黃文芳 金山中國婦女會會員

江權華 金山中國婦女會會員

小梨 小學男生

呵四 洗衣店女工

王玉如 女傭

李興生 永源輪船公司經理

河野 廣源輪日人船長

大森 日人大副

小谷 日人

磯谷

日本茶房

法官

華方律師

日方律師

書記官

何格思

王 韜

日人男女二人

日人機輪長

紐約時報記者

金山中國日報記者

第一幕

第一景

景

廣源輪上的大餐間。正中一道門通甲板，兩邊是一列玻璃窗，掛着杏黃色的窗簾，門與窗門均向甲板大開着。從門與窗口望去是無邊無岸的碧海蒼天。三三兩兩的海燕不時在空中掠過。左壁掛一航行綫大地圖；右壁掛一幅風景畫。靠左右壁均有沙發。沙發前面有茶几，鋪着顏色鮮麗的几墊，上置自磁煙碟。左邊甬道通船頭，右邊甬道通艙房。靠右壁甬道有留聲機一架。雖然一望而知船上無乘客，但各種陳設均保持着清潔整齊。因為一切都是靜止地，愈顯得毫無開動景象。

開幕

河野帶着一付苦臉從右邊甬道走出來，忙然地不知做什麼好，在廳內來回走了一趟，從袋內取出煙來吸，吸了兩口又把烟往烟碟裏一扔，隨着把留聲機打開，但仍然煩悶，又把它關上，旋又打開，忽然汽划子的馬達吼聲響近了，把留聲機的聲音都壓着了。茶房走來。

茶房 船長さん！總領事が來られました。

河野 何處に居るんだ？

茶房 三階の甲板に居られます。

河野 では、ここへ御連れして……

（自言自語的來往走着）一體何の用だらう？

（朝琴與碧青上）

河野 私が船長です。どうぞ御かけ下さい。何か御用事でも……。

朝琴 船が出ると聞いたから、一寸見に來たんですよ。

河野 いや、それについては、どうも色々うるさい問題が起きてましてね……。

朝琴 どうした？

河野 まだ御存じないんですか？實はこの船は支那人の名義で買った船ですよ、つまり、日本人の資本で作つた支那の水源汽船會社の船なんです。

朝琴 どうしてまた……。

河野 そりや、日本の船ぢや支那人が乗りませんよ。

朝琴 さうすると、船の主權は表面上支那にあるわけだね！

河野 さうです。さういつた關係で、船籍證明も支那政府からもらはなければならぬんです。

それがなければ、出帆出来ません。所がここの支那の總領事の萬朝琴といふ奴が、手がらを建てたいばかりに邪魔をするんですよ。實はそいつをぶち殺しやいたくてね……。

朝琴 一人を殺したつて……。

河野 實はこの船に屑鉄を積んでゐるんです。奴等も皇軍に澤山大事な所を占領されて日本を怨んでるもんだから、それで邪魔をするんです。仕方がありませんから、英國の船籍證明書を偽造したのです。總領事さんにも……。

朝琴 では、そのうその證明書を……。

河野 今すぐここへもつて來ませう。(河下)

碧奇 你們說些什麼？一句話我都聽不懂。

朝琴 哈哈，這是非常有趣味的一個笑話，你猜他把我當做什麼人？他把我當做日本總

領事了。

碧奇 （驚詫）呵，這才有意思！

朝琴 他告訴了我一些秘密。

碧奇 究竟說些什麼？

朝琴 我用日文告訴他說我是總領事，特來看看這隻船。他們以為我是日本的總領事，就原原本本報告這隻船的來歷。原來中國人不甘利用日本船，所以他們假借中國人名義，利用那些唯利是圖的買辦在烟台合夥成立永源輪船公司，向日本銀行借了一筆款來買的這隻船，準備在中日兩國的海港內做做生意，豈知偏偏弄不到船籍證書，所以把船開不出港。我又問他為什麼弄不到船籍證書呢？他就指着我的名字罵起來了，真弄得我啼笑皆非！

碧奇 他知道你是中國總領事嗎？

朝琴 不……不……

碧奇 又怎麼會指着你的大名罵呢？

朝琴 我不是問他爲什麼拿不到船籍證書嗎，他說：別提了，就是中國駐金山總領事黃

朝琴那個傢伙搗鬼，他想要功求榮，故意爲難，我真想兩拳頭打死他。

碧奇 這真叫人哭笑不得，真是滑稽之至！

朝琴 （微笑）我只好硬着頭皮挨他一頓罵，我就說打死他個人有什麼用啦。他回答下

面一段話更有意思。

碧奇 說些什麼？

朝琴 他說『還不是因爲皇軍佔領了中國許多地方，他們當然仇恨哪，而且這裏面裝的

鋼鐵，當然他們也有耳目呀。可是我們是天皇的臣民，應該效忠天皇，需要把這

些鋼鐵快快運送回國，所以就只得做了一張假的英國船籍證書，想騙過海關不就

行了』。這不是祕密嗎。

碧奇 那末，我們今天真不虛此行了，雖然挨兩句罵也是值得，你說是麼，總領事。

（脚步聲）

朝琴 不用說話，有人來了。

(河上)

河野　　これです。かりに英人に渡つた事にして……。

朝琴　なるほど、うまい事をやつた。私も考へませう。では、もう歸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ら

、また會ひに來ませう。

河野　　わざ／＼どうも。ではさようなら。

(正常河向黃行九十度鞠躬禮時，李與生上與黃孫打招呼)(河見狀甚爲驚訝)

與生　總領事在這裏，我正要見總領事。孫副總領事也來了。

朝琴　李經理。

碧奇　李經理。

與生　總領事可不可以稍留一步，有一點小事情想同總領事談談。

朝琴　有什麼事情要找我，隨時請到總領事館來。現在我還有別的事情。再見。(下)

碧奇　再見，李經理。(隨黃河下)

河野　宮井總領事怎樣會講中國話嗎？

與生　你見鬼，他是中國總領事。

河野 就是黃朝琴那個傢伙嗎？

與生 一點都不錯。

河野 (慌急) 精了，精透了……

與生 怎麼哪？

河野 唔！我把一切秘密都向他說了，我完全把他當着我大日本的總領事宮井了。見了鬼呀，他的日本話爲什麼說得那麼好！

與生 你把假造的船籍證書也向他說了嗎？

河野 說了，說了，真是倒楣，這又算完了，你快去想法對付，快去想法對付？……

…… (推李下)

閉幕

第二景

景：舊金山中國總領事館辦公室，靠正面左角是通走廊的雙合門。院裏有花和楊樹。大門右邊排着長椅。正中一小圓桌，上置中國古瓷大花瓶，瓶中插有鮮花。一束。四把小小靠背椅在圓桌的四方。左面窗下是一張大辦公桌，上置電話機文具等。前面一張搖椅。離桌不遠是報架，靠右壁是兩張較小的辦公桌，壁上懸中國地圖。大門內兩邊壁上，左邊是懸一掛鐘，右懸一幅中國名畫。右角爲半丁字的斜面寫字台，備華僑填寫登記之用，較普通桌略高，上置鋼筆、墨水盂、右壁一小門通書室。

開 幕

耀賢（正在清除屋子，把祖國寄來的報紙一份一份打開用報夾夾起來，自言自語地）這些報，不到的時候，十天八天也不來一份，一到就是一大捲。這回可夠他們看的了。

（阿四和玉如在門邊踟躕不前，她們都穿廣東婦女常穿的短衣長褲，阿四頭上梳

辮子髻，玉如梳着長辮。）

耀賢（回頭看見他們）這樣早？兩位來這兒是有什麼事嗎？

阿四 是。

耀賢 甚麼事？是不是要回國證書？

玉如 不，我們要見總領事。

耀賢 哦！見總領事呀！

阿是 是的，求您替我們傳傳。

耀賢 請你們在這兒坐坐吧。（指長椅）我進去替你們言語一聲。（轉身欲下又止）

，總領事這幾天氣夠忙的了。

玉如 謝謝您，請快點，我們還要去上工呢。

耀賢 哦，我還忘記問你們貴姓。

阿四 我叫阿四。

玉如 我叫王玉如。

耀賢 你們是作什麼事的？

阿四 剛才不是同你說了要見總領事嗎？

耀賢 問你們在外面是做什麼生活的？

阿四 我在洗衣店做工；她是替人家煮飯打雜的。

耀賢 好吧，請你們等一等。（下）

玉如 阿四姐，今天你帶來多少錢？

阿四 不多，這個月裏我只省下十二塊錢，連上月剩的八塊，一共廿塊錢。你呢？

玉如 唉！別提了，這幾個月裏老是病，剛夠交月捐，簡直就沒有錢剩，可是昨天我聽說領事館扣下了一船日本人的鋼鐵，真高興極了，我把去年買的那支戒指拿來捐了，等到明兒有錢時再買。

阿四 我們還有很多工友聽說這事也都要捐錢，可是找不到地方。我想，這事既然是總領事館出頭和東洋鬼子爭，所以上這兒來捐。

（羅金大，梁有上，各自找椅子坐下。）

（四人無語，場上沉寂片刻。）

（興上）

耀賢 你們二位又有什麼事？

金大 登記。

耀賢 你呢？

梁有 也是。

耀賢 總領事馬上就來，各位等一等吧。（下）

（碧奇上，坐在自己的辦公位上）

碧奇 哪位是阿四？

阿四 我。（站起來）

碧奇 （和氣地）諸位有什麼事？總領事在裏面正忙着呢？你們有什麼話可以跟我說？

阿四 （由衣袋中取出錢來）因為昨天有些學生告訴我們，這兒扣下了裝織到日本去的一隻船，船上還有日本人正跟我們搗蛋，叫我們大家也要出力，所以我回家去把兩個月湊下的幾塊錢拿來捐了。

碧奇 好極了，昨天也有很多人來捐錢，因為總領事館的事情很忙，所以捐款的事情就請中華會館代辦，請你們把錢送到那邊去罷。

玉如 我這兒有個戒指。

碧奇 都送到中華會館去。

阿四 (很不高興) 多少是個心哪，怎麼不要呢？

玉如 是呀，我們是真心誠意的。

碧奇 (笑了) 你們這種愛國的熱誠是太好了，並非是我們不要，是請你們送到中華會

館去，那裏有人代收，他們會一齊交給我們這兒的。

阿四 不，這錢不能送那兒去，救國月捐才送那兒呢。

金大 (不耐煩的樣子) 你們還不明白，收歛歸那邊負責，那兒這兒都是一樣，你們去罷，他們還會給你一張特別捐的收條呢。

玉如 (躊躇狀) 走罷，阿四姐，我們就送到那兒去好了。

阿四 (想一想) 好，我們就上那兒去吧。

(二人下)

碧奇 (向羅等) 你們兩位呢？

金大 咱們是來登記的

碧奇 登記？

梁有 登記回國服務。自從祖國抗戰發生，我們就想替祖國効點力，聽說有志願回國服務的都可以到總領事館來登記。

碧奇 很好！很好！（拿過登記簿給他們）請你們自己拿去填寫清楚。你們是什麼職業？

（羅先登記）

梁有 咱們都是蝦寮工會會員。（隨着也過去登記）

碧奇 請你們把地址寫清楚。有什麼技能，願意參加什麼工作，都要填寫清楚。

金大 咱們住得不遠。工作不論，什麼都可以，要是派到前線，咱們也可以打仗。

碧奇 （接過登記簿看）好極了！有機會就通知你們。

（二人下。孫一面吸煙，一面看文件。東元上。）

東元 （取報看）今天到了這麼多報！（坐在自己辦公桌邊，很興奮）真好極了！

碧奇 有什麼好消息？

東元 （請報上標題。敵五次調兵增援，圍在瀏河登陸又被擊退，我神勇鐵鳥隊炸燬敵

人旗艦出雲號。(笑起來)

碧奇

日本人做夢也沒想到我們這回真的和他拚命了，中國有這樣堅強的力量，也是他們沒想到的。真的，恐怕連你我都沒想到。唉，幾十年的血債，這回總要和他算個清清楚楚了。

東元

自然囉，到了生死關頭，還不來一回總清算嗎？(放下報紙，從衣袋內取出紙煙，點火吸煙)你看怎麼樣？我們能不能擋得住？

碧奇

我看——日本軍閥確是把我們估計太低了，說三個月裏就會使中國屈服)取，(報翻看)已經打了三個月了，敵人還在我們第一道防綫以外呢，短期間內能不能抵擋得住敵人登陸雖不能說，但就現在的戰績來看，已經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別的不用說，就看這幾月來，這裏碼頭上的警察對待華僑碼頭工人和以前不同了，客氣很多

東元

華僑們也興奮極了，不管是幹什麼的，兩個人碰見了，總離不開談戰事，可惜這兒新聞太少了。

碧奇

是啦！就是新聞太少了，宣傳也不夠。希望以後多來些更好的消息，他們還會更

加興奮些。

東元

本來人家都說宣傳勝於作戰，這是我們應當負起這責任，不當忽視的一項工作。可惜我們不在國內，要是我們在上海的話，看見中國士兵那種英勇精神，民衆們那樣團結活躍，會叫我們發狂。

碧奇

那是實話。中國的軍器雖然不及日本，可是中國士兵的戰鬥力量就比日本強得多，不怕日本兵穿得那末漂亮，武器也好，要是講肉搏，就敵不過中國兵，講戰鬥的經驗也不行，又比中國兵怕死，何況這次中國兵又帶着復仇的心理，我看敵人想登陸，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東元

戰爭爆發以前，日本人那種驕傲的態度，只有那些恐日病的人才肯受日本人的恫嚇，你看現在一打，就知道日本是紙老虎呢，哈！哈！

（耀賢送名片上）

碧奇

（看名片）李樞璋華僑救國會主席黃衰生——請他進來。（耀賢下）

衰生

（衰生上）
副領事好？郭主事好？（與碧奇東元握手）

東元 黃先生好？請坐。剛從李糯埠來嗎？

袁生 是的，早晨八點鐘就到了。聽說我們中國輪船公司新買的一隻船，滿載着鋼鐵，

要運到日本去，被領事館扣留住了。李糯埠的僑胞聽了這個消息，非常興奮，特派袁生來慰勞兩位總領事和各位先生。并且打聽打聽這事情實在情形，他們都非常關心。

岩奇 不敢當，不敢當，這是我們的責任。本來就是中國船，是烟台永源輪船公司剛從美國公司買過來的。

袁生 聽說船長大副，都是日本人，是真的嗎？

碧奇 那是永源輪船公司請他們的，還有一個大車和幾個日本 Boys 其餘的海員都是咱們中國人。

祛生 爲什麼日本人說這船是他們的？

東元 問題就在這兒，因爲上海戰爭爆發了，這個船長和大副就陰謀要把它吞沒了。先說是英國的，并且載兩萬多噸鋼鐵正預備運回日本，我們得到這消息立刻把船扣下了。

碧奇 你知道嗎？沒有船籍證書，海關不能放行。他們就假說這船已賣給英國商人，造了一張假船籍證。可是，這些祕密全讓我們知道了，事情是那麼湊巧，前次我同總領事去查船，那位船長，聽總領事同他說日本話，他當做是日本的宮井總領事，就把這套陰謀自己洩露了。

袁生 究竟怎麼樣了呢？

碧奇 我們得到這消息後，立刻打電給王大使，請他向美政府交涉阻止。

袁生 美國是我們的朋友，應該主持公道呀。

碧奇 並且外交部電報也來了，命令我們立刻發給船籍證書，可是證書不能交給船長，

仍由本館代為保管，只是把船籍確定在本館的管轄之下，使他的陰謀不能成功。

袁生 （高興）這……這麼着，當然就開不出港了呀。

東元 （微笑）可是日本人做事，總是鬼鬼祟祟的。

（大家正高談着，忽然朝琴上，大家又轉肅靜。）

袁生 （起立，與朝琴握手）總領事辛苦了。

朝琴 （態度和藹）呵，沒有什麼，請坐，黃先生。

袁生 我們李糯埠的僑胞對總領事扣留廣源輪的事件，都表示熱烈擁護。
朝琴 這事多仰仗大家努力，單是總領館也不能成功。

（東元下）

袁生 日本專靠美國的鋼鐵，拿去製造軍火來屠殺咱們同胞，咱們自己的輪船還能替他裝運嗎？當然不能呵。再說美國是一個愛好和平，主持公道的國家，照理說就不應該把這些東西賣給日本人。您說是不是，總領事？

朝琴 （點頭）是的，就美國自身的利害來說，也是不應該賣給他的。（向碧奇）關於那批被扣的海員，大使館和移民局有什麼通知來沒有？

碧奇 王大使有電來，說美國勞工部已經答應釋放海員。但是限期六十天就要離境。時間太迫促了，這問題一時解決不了，他們必得上船去監視輪船的行動才行哪。

碧奇 并且還要本館捐負他們將來回國的路費。
朝琴 這容易辦。

碧奇 移民局還要輪船公司替每人交付五百元保證金。
朝琴 同公司代理人交涉結果怎樣呢？

碧奇 公司代理人的答覆說大連限制匯兌，他們不能負責。

朝琴 他們不能負責（沉思）。

袁生 兩位領事，我有一點小意思要聲明。我們知道三回扣留廣源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使我們遠在海外的中國同胞也能直接同敵人拚一拚。我們非常興奮。李糯埠的僑胞們在中華會館開會，一致議決，願在物質上精神上做總領事的後盾。

朝琴（微笑）你們的愛國熱忱，真是令人欽佩，這正表現一致團結，也就是我們勝利的保證。

碧奇 關於經濟的問題，我想即是外交部一時撥不下來，有這許多僑胞的熱心援助也不會有多大困難。比如今天早上還有幾個工人僑胞送來捐款，我叫他們送到中華會館去，他們以為我是拒絕，很失望似的。另有幾個來登記自願回國服務，而且態度非常誠懇。真是令人感動興奮。

朝琴 是的，他們真是熱心。過去外國人時常譏笑我們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其實中國人有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精神，在中時他們是看不見的。這就是「忠義」兩個字。你看每當國家危難的時候，誰都把國家民族的生存勝利放在第一，所以毀家紓難

的，殺身成仁的事很多很多。

袁生

總領事說得很對。（站起來）現在總領事很忙，我再誠懇的說一句，要是用我們出力的時候，請通知我們。總之李耀璋的僑胞願節衣縮食來在物質上幫助，這無非是我們對祖國的一點孝敬。我們已經撥了一筆款到金山中華會館，是指定了作為援助廣源輪的獻金，請直接向中華會館支取好了。

朝琴

（站起來）你們這樣愛護祖國，我絕不辜負你們。

袁生

那末，我先告辭了！再見。（與朝琴，碧奇握手下）

（朝琴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

碧奇

移民局也來通知說海員可以延期六十天出境。

朝琴

延期出境——（稍停）不是釋放的通知嗎？

碧奇

是延期六十天出境的通知。

朝琴

我們本是要把海員釋放出來，好上船去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你想船長，大副，（機輪長都是日本人，他們又是詭計多端，所以我們非格外提防不行。

（東元上）

東元（把一封信放在朝琴的辦公桌上）移民局剛才又送來一封通知書。

碧奇（取過信來啓視，微笑。）移民局奉到勞工部的通知，已經答應釋放我們的海員了。（將信遞朝琴）而且不限時間。

朝琴 這是剛才送來的嗎？

東元 剛剛送來的。

朝琴 既然移民局答應讓他們出來，恐怕還有一些手續。

碧奇 要不要派人去接？

朝琴 我想，請郭主事走一趟吧。

東元 是是。

碧奇 最好馬上就去。

東元 我就去。（下，突轉身）把他們接出來了，住什麼地方呢？

朝琴（沉思）若交涉妥當能夠馬上接出，那麼就讓他們先到總領事館來。

東元 是是。（下）

文芳、權華手中各拿幾束花，小梨背着募捐箱上。）

朝琴 黃小姐、江小姐、你們很辛苦了。

文芳 (很活潑的) 總領事好！副領事好！兩位領事才辛苦呵。

碧奇 (摸摸小梨頭) 小朋友，你也參加嗎。我常常看着你們宣傳(向芳、華)你們不
怕累嗎？

權華 (態度從容莊靜) 不累。我們天天都在碼頭上向工人宣傳不要給日本上貨卸貨，那些工人聽了都贊成我們的話，他們有好幾次拒絕給日本人搬運東西呢。

碧奇 好極了。

文芳 在這國難的時候，才看得出我們婦女并不弱於男子呵。說到募捐吧！誰也比不上我們那麼認真，而且一文不漏。(得意似的)

朝琴 這正是表現你們人格的時候！

權華 這次總領事把廣源輪扣留住的影響非常大，我們向那些碼頭工人宣傳的時候，他們聽了高興得發誓說，永遠不給日本人搬運鋼鐵汽油了。我們今天除了代表金山婦女救國會向兩位總領事致敬外，還要替金山碼頭工人向兩位領事轉達敬意。

朝琴 謝謝你們，不用客氣。這個案子剛剛開始，還要大家一齊努力，才能爭得到最後

勝利。

文芳 我們爲了廣源輪事件，響應總領館的號召，婦女救國會發動一次鮮花義賣。對不起，要請兩位總領事先買一束花（送花過去，很活潑地把花插在花瓶裏）。

朝琴 （笑）好的。

碧奇 （大笑）既是說慰勞，可又向我們募捐。也好，若不嫌少，我們也來響應你們。

（一面取錢袋）

（大家都笑了。朝琴、碧奇，取錢投入梨音的鐵皮箱裏。）

小梨 謝謝！

文芳 對不起，我們還要去請黃太太買一束花。太太沒有出門吧。

碧奇 對了，找總領事夫人去吧，她要在家的，一定比總領事還肯多捐呢！哈，哈。

權華 有什麼工作命令我們做的，我們決不辭勞苦。

朝琴 沒有什麼。我只是聖念那些放出來的海員。他們糊裏糊塗被日本人從北方接來，

好開船回去，誰知手續不合，給美國扣下來。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而且也非常愛國。現在已經把他們從移民局保釋出來了，馬上就要送他們上船去，請他們照

我們的意思，監視日本人的行動。可是船在海中間，他們好像在孤島上一樣，精神，物質方面是需要僑胞繼續援助的。你們若上船看看他們，一定對他們是很大的鼓勵！

文芳 他們什麼時候上船？不成問題！麵包啦，水菓啦，凡是喫的用的東西我們婦女救國會可以包辦！

柳華 我們一定努力去辦。

文芳 再見。我們還要去看看黃太太呢。

朝琴 請吧，對不起，沒有奉陪，她一定歡迎你們。

（芳、華、小 同下）

碧奇 他們真是熱心。

朝琴 國內還有許多婦女跑到戰地去服務，這次抗戰得她們出力不少。

（耀賢上）

耀賢 永源輪船公司經理李與生求見。

朝琴 請他進來。

(釋賢下，李上)

興生 (向黃孫行禮) 總領事您好。

朝琴 好，謝謝你，請坐。

興生 副領事您好。

碧奇 謝謝你，好。李經理你好嗎。

興生 好，謝謝副領事。

朝琴 這些時很忙嗎，李經理？

興生 沒什麼事兒。那天總領事到廣源船上去，河野完全把您認作日本總領事宮井了，

他說很多失敬的地方，還要請你多多原諒。

朝琴 不過在我到是發現一件大陰謀。

興生 他說關於廣源的事情，請總領事格外維持。

朝琴 維持，怎麼維持！

興生 聽說外交部把廣源輪的船籍證書發下來了，是嗎？

朝琴 不錯，已經發下很久了。

興生 可不可以……

碧奇 你有什麼意思坦坦白白說出來。

興生 我想這船老停在這兒也不是辦法呀。

朝琴 那末，你想怎麼樣？

興生 河野要求總領事把船籍證書發給他，我以為發給他了，也省得總領事許多麻煩。

朝琴 呵，你來是替他做說客的嗎？

碧奇 唉！李興生，李經理你的想法錯了！

興生 （惶恐）我沒有別的壞心眼。

朝琴 這船裝的是銅鐵，李興生你是知道的，運到日本製造軍器來打咱們中國你也是懂得的，你是中國人，應該怎樣保衛國家才是道理，今天你反而站在敵人一方面來替敵人遊說，你知道嗎，這是犯罪的呀！

興生 （手足無措）總領事給興生加上這麼大的罪名兒，我怎當得起呀，這不過是河野求着我替他通個信兒，我並沒有壞意思。

朝琴 我也知道，不過以後凡事得當心點。

與生 是是。現在不敢多擾總領事操心，再見罷，孫副領事再見罷，（匆匆行禮，溜了出去）。

（郭上）

東元 海員廿名已經接出來了。

朝琴 他們都有行李嗎？

東元 全有。

碧奇 已經到了嗎？

東元 除了兩位在外面吃東西，都到了。

朝琴 在什麼地方？

東元 在客廳裏休息。

朝琴 叫二副趙子明進來。（按鈴）

（耀賢上）

朝琴 到客廳去請趙子明進來。

耀賢 是。（下）

碧奇 最好馬上送他們上船去。

朝琴 我也是這樣想。

（子明上。子明向朝琴、碧奇敬禮）

朝琴 你是派到廣源輪上當二副的趙子明嗎？

子明 是。

朝琴 你們辛苦了，請坐下！你們大家是從哪裏來的？

子明 我們有的從塘沽，有的從青島。不是一隻船來的。十幾個坐龍田丸來的，其餘是

坐的秩父丸。也不知道日本人弄什麼把戲，到這裏就給扣下了。幸虧總領事保釋出來，我代表大家夥兒謝謝您！

朝琴 不用客氣，我們都是中國人。不過，你們知道廣源輪裝載的是鋼鐵嗎？

子明 聽說過。

朝琴 這些鋼鐵運到日本去，當然是製造大砲子彈來打我們祖國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扣留下來。我這裏已想盡法子，阻止日本人把船貨騙走。現在把你們幾位保出來。就是要尊重諸位。我要請你們上船去，担任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監視船上

日本人的行動，不讓他們把船秘密開出去，一有消息，你們就來報告我。

子明 是。總領事費了很多手續把咱們從移民局保釋出來，咱們全體海員非常感激。監視日本人的行動是咱們的責任。咱們要讓他們開走，都不是中國人！您放心，他們要開船，一升火咱們就來報告。

碧奇 你們上船之後，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外，日本人若有什麼特別命令，可決不能接受！

子明 當然。聽從日本人的命令不是成了漢奸嗎？咱們雖然成年在海外做事，可是咱們的老家都在祖國，人不能忘本，咱們是中國人，不能幫助敵人。

東元 這話說得對！

碧奇 我也知道你們大家都是最愛國的，不過，我提醒大家的是，要格外機警，日本是世界上最陰險毒辣的國家，他們最會欺騙蒙蔽。這回廣源輪經我們力爭，不能開走，鬼子決不甘心，必定千方百計，騙過美國和我們華僑，開出海外，萬一開出港外，後悔就來不及了。所以我特別提出來，希望你們嚴密注意。

子明 是。請兩位領事放心，咱們決不敢疏忽。

朝琴 你們先休息休息，我叫人送你們上船，在船上要處處當心。剛才我同孫領事說的話，請轉告各位海員緊緊記着。

子明 是。

碧奇 誰送他們上船去呢？

朝琴 我想還是請郭主事送他們一下吧。（向東元）東元，再請你把他們送上船去，安排下來。

東元 就送去嗎？

朝琴 現在就送去。

東元 是是，（欲下）

朝琴 （想什麼似的）你看他們缺少什麼東西嗎，需要給他們補充的，你叫人給他們買。

東元 是是。（正欲偕子明下，春庭和生突上，形色張慌，碧奇急詢何事，春庭，和生均不及答，衆愕然。）

春庭 （倉皇，與喬，不知向誰說好。）報告兩位領事，咱們剛才聽說，日本人要在—

兩天內，把船開走。

朝琴 要把船開走！（很驚異）在一兩天內！他們怎麼能——？

和生 是的，聽說日本人又弄了一張船藉證書。

東元 總領事！這位是陸春廷，這位是汪和生。廣源船上的老海員，他們將聽到的新

消息，也許是真的。

碧奇 你們什麼時候得到這消息的？

春庭 我們剛才得到。在街上吃東西，聽到一個日本船上的海員說的，並且聽說海關已

答應在兩天內放他們出關。我們都是中國人，國內戰事打得那麼厲害，我們決不能再替敵人工作，美國要放那船走，我們可不能上船服務。

朝琴 不，我們決不能讓廣源輪開走。現在，你們不要相信謠言，我先打聽清楚，自有

辦法。你們還是跟郭主事上船，這就是新到你們船上工作的二副趙子明，一切要聽二副的指揮。日本人的命令，絕對不要理它！

春庭 和生（相視後，同聲說）要是總領事有辦法……我們當然都聽總領事指揮。（鞠躬同下）

朝琴 唉！真豈有此理！可是我們要快快探聽清楚才是。

碧奇 我看，先向海關探聽一下，知道了真實情形，再想辦法。（電話鈴響）

朝琴 （接電話）哈囉，你是哪兒？海關嗎？我是中國總領事館。什麼？日本領館的船藉證？……不知道。廣源的船藉證現在本館，絕沒有轉賣的事，……本館已向貴關聲明過，沒有本館船證書，千萬不能放行，……好的，多謝你們的通知。（放下電話。）

碧奇 可見剛才陸奉廷，汪和生的報告果然不錯。

朝琴 河野居然拿着日本總領館發的船籍證，要求金山海關放行。

碧奇 這一定是日本人要霸佔廣源輪。

朝琴 唉！

碧奇 海關的態度怎麼樣？

朝琴 剛才電話說永源公司已把輪船轉賣給日本神戶輪船公司了，有美國駐神戶領事證明。問我們知道不知道。他們對於這案子也在收集事實，并且說我們若不用法律手續阻止，兩天之內就要放行了。

碧奇（焦急）時間這麼迫促！

朝琴（沉思）現在我們第一步，馬上給海關正式去公函，要求他們不見中國船籍證不要放行。

碧奇 這公事要立刻送去才好。

朝琴 當然。（按鈴）

（釋賢上）

碧奇 請趙小姐來。打電話叫蝦寮工會派代表來。

耀賢 是。（下）

朝琴 再給外交部去急電，一面給王大使去急電，請他向美政府交涉。

碧奇 時間這樣緊急，我想還是先給王大使叫長途電話商議。

（冰如上）

朝琴（向冰如）趙小姐請你先去叫林茂要大使館電話，馬上轉來。

冰如 是。（下）

朝琴 我以為同時必需與海關直接交涉。

碧奇 我也是這樣想。

朝琴 那麼就請你去一去。

碧奇 可以。(按鈴)

(耀賢上)

碧奇 把我的，帽子，手杖拿出來，叫馬良開車。

耀賢 是。(下)

朝琴 碧奇，你先詳細問問美國商務部航務司來電的內容怎樣。請海關不要放行，並且

說明我國海商法船舶所有權的讓與，在國外非經常地領事蓋印證明，不能生效。

碧奇 (點頭) 是的。

(耀賢上，把衣帽遞給孫。外面汽車喇叭響)

耀賢 馬良把車開出來了。

碧奇 立刻就走。

(耀下，碧奇，戴好帽子，拿着手杖下)

(冰如上)

冰如 華盛頓的電話要了，請等一等。（準備發電）

朝琴 先給海關去公函。

冰如 怎麼樣措詞呢？（一面準備拍電）

朝琴 金山海關長廣源輪是中國船，船籍證書，現在還存在本館，并無轉賣情事，日本人所持的船籍證，絕對不能生效。除一面和他法律交涉外，特向貴關聲明，若沒有本館船籍證，千萬不可放行。

冰如 電報怎樣說？

朝琴 給外交部。就說，現在接到金山海關電話，說廣源輪船長日人河野待日本駐金山總領館所發日本船籍證書，要求美國海關放行。查廣源輪并無轉賣情事，中國船籍證現尚存本館，除已致函海關并派孫副領事親往海關交涉外，請向美政府交涉阻止。

（電話鈴響）

朝琴 （接電話）哈囉，哈囉。華盛頓嗎？你是大使？我是黃朝琴。喂，喂，剛才接到金山海關的電話，說廣源輪日人船長河野拿着日本船籍證書去請海關放行。是的

……並且說永源公司把船轉賣給日本了，美國商務部航務局已允許在三天內放行。海關方面很疑惑，那裏又有些中國職員，他們打電話來問是否真實。……沒有，沒有，絕沒有轉賣的事，船籍證還存在本館。依照我們的海商法，就是船隻轉賣了，沒有本館證明蓋印，也是無效的。已經派孫副領事親自交涉去了，……現在請大使向商務部航務司交涉阻止，然後我們才有時間用法律手續阻擋它。……事情很緊急，這邊的華僑和海員着急得狠，萬一失敗，連他們都對不住。請大使馬上交涉，愈快愈好。結果怎麼樣，請用電話通知我們。

（李將電稿收拾整理好，欲下）

朝琴 你把我剛才在電話中所講的話，也擬電拍給大使館。最要緊的是催請大使趕快回美政府交涉。你都記得嗎？

冰如 全記得。

朝琴 快發出去。

冰如 是。（發電）

朝琴（神情緊張而鎮定，取烟吸，在室中踱來踱去）

（羅賢上）

羅賢 蝦寮工會代表來了，在外面。

朝琴 請他們進來。

（梁有，羅金大上，二人向黃鞠躬）

梁有 總領事有什麼命令嗎？

朝琴 請坐。你們都是蝦寮工會會友嗎？

金大 是，我們都是蝦寮工會會員。

朝琴 你們看見廣源輪有什麼動靜沒有？

金大 有一批我們的海員上船去了。

梁有 就是剛才的事情。

朝琴 不錯，那是我們從移民局接出來剛送上船去的。今天請你們來不爲別事，（想什

麼似的）你們知道廣源輪的案子嗎？

梁有 當然知道。

朝琴 你們知道那船長，機輪長，大副都是日本人嗎？

金大 知道的。不然我們蝦寮工會爲什麼日夜偵察廣源輪的動靜呢？

朝琴 好極了，你們也真熱心。可是現在日本又假造了一張船籍證書，想騙過海關，說不定三兩天就要開走，我正向美國政府交涉，一面還要請你們多多注意，一有動作，就派人來通知我！

梁有 我們決不能讓他隨便開走。

朝琴 很好，大家要格外留意。

梁有 是，我們叮嚀大家隨時加緊注意。

(二人下)

冰如 大使館的電發去了。

朝琴 (點頭) 好。

(冰如下，東元上)

朝琴 把他們送上船了嗎？

東元 送上去。

朝琴 船上除了中國海員，有沒有日本海員？

東元 只看見幾個日本 Boy。

朝琴 你看見有關船的光景嗎？

東元 我正是爲這個趕回來報告的。當我們去的時候，看見河野和大森拿着望遠鏡在三層甲板上東張西望的。隨後他們看見我們去了，神色有點慌張。我又引那些海員到各處看看。剛走到機輪艙，磯谷正在檢查機件，光景非常可疑。

朝琴 照你這樣說恐怕我們阻擋都來不及了！

（稍停）萬一來不及阻擋怎麼辦呢？（很焦忽。場上空氣沉寂片刻）

（電話鈴響）

朝琴 （接電話）你是碧奇嗎？我是朝琴。……哦，哦，交涉很順利？（微笑）好極了，你馬上回來嗎。……哦，……東元回來了。我們的公函已經寫好送去，再會。

朝琴 （興奮，向東元）交涉很圓滿，第一，海關方面已經奉到美國當局的電話通知，准許再扣留十天，等候法院判決。第二，海關方面始終承認廣源船籍是屬於中國的。

東元 只要船籍確定了，海關就不能隨便放走。

朝琴

海關對這事情的態度很好，他們辦事也非常迅速。這問題發生不過一點多鐘，同華盛頓的交涉已有了答覆，固然是現代國家的交通方便，可是他們對於一個問題的處置，敏捷與決斷也不能不令人佩服。假若是遇着官僚紳士的國家，恐怕人家把船早開走了，還得不看一個信兒。

東元

那可糟了。

（電話鈴響）

朝琴

（接電話）我是黃朝琴，哦，你是應參事嗎……好極了。剛才孫副領事交涉的結果也很好。不過航務司只答應延期是不夠的，那末十天過了他們仍然可以開走，所以要請大使再交涉，無論如何要把船籍確定，海關才不放行。而且日本人詭計多端，什麼卑鄙手段都用得出來。……

（幕下）

第二幕

第一景

景：廣源輪的甲板上，有幾個海員正在清除甲板和欄杆。船身僅露「廣源」二字。後面襯着晴朗的天空，遙遠的岸上森林，迷離可見。

開 幕

海甲 （一面汲水，一面口裏哼着歌）

海乙 成天老是這麼哼哼，你能哼得飽肚子嗎？（洗甲板）喂！快點打水來吧。

海丁 這傢伙真會開心，你聽他唱得多麼起勁。

海甲 （汲水倒在甲板上，嘴裏仍然哼着歌）

海乙 在這不靠邊不靠岸的大海裏，那兒來的這麼多塵土垃圾呵，天天洗，天天擦，都不得個乾淨。

海丙 （一面拭着門窗）你沒看見那幾個鬼子嗎，白天夜裏，一天來往幾十遍，東張張

，西望望，把一架望遠鏡都快望破了。望來望去也是他媽的空望。反正開不了船，可是他們一憂氣，就拿啤酒呀，罐頭呀大喫大喝一陣，甲板上都去滿了的剩菜呀，骨頭呀，亂七八糟的，怎麼乾淨得了？

海丁

（擦欄干）這些小鬼子，有時還亂罵咱們一頓，哼，是滑稽呢，誰理他們。

海甲

他們現在可真着急了，看看幾萬噸鋼鐵要從船艙底下漏出去了。（嘴裏仍然哼着歌）

海丙

活該着急！你倒心疼起他們來了。

海丁

這就像狗額子上吊着一塊肥肉，聞着香噴噴的，可是怎樣也喫不到嘴裏去，只得兜圈兒，哈！哈！（作勢）

振先

（大眾都哈哈大笑起來，梁振先懶懶地上）

（精神不好，正患着痲疾，剛剛上來，隨着也大笑起來）這比蟹黃對，無論狗急得怎樣兜圈兒，肥肉仍然香噴噴地在額子上掛着，還是喫不進去，哈！哈！

（大家又一陣哈哈大笑）

（河野洞磯谷從輪後走來，大家止住笑，各自做工，河野手裏拿着望遠鏡，一個

日本茶房跟着，拿着兩瓶酒。）

河野 笑什麼，（拿起望遠鏡東看西看，又遞給磯谷）好好做，要清潔，說什麼時候開船就立刻要開的！（往三層甲板走去，二人又拿着望遠鏡瞭望一會，各人又拿出酒來喝。）

（茶房很恭順地行禮退下）

（大衆都撇嘴，很輕蔑地冷笑。）

河野 （忽然地，向甲等）你們去把蓄水池檢查檢查，把淡水裝滿。

大衆 （不答）

河野 聽着沒有？趕快去看看。

海丙 每天都有人送淡水來，用不着裝滿。

磯谷 快去，快快去，總之今天一定得裝滿。

河野 就是現在，你看送淡水的已經來了……

海甲 爲什麼，反正開不了船。

河野 開船不開船你們管不着，你們服從命令就是了。

振先 你們又想玩什麼花頭，是嗎？我說你們打錯了主意。（重聲）

河野 別廢話，趕快去，（將酒瓶向他們擲去）（下）

磯谷 （酒瓶拋到海裏）快快去。這兒待着有什麼意思？（態度虛滑假裝和氣）

（大家都撇嘴，很輕蔑地冷笑）

海甲 （低聲忿激地）鬼子王八蛋，老子把你們扔到海裏，裝淡水，哼，別得意。

海乙 媽的，老子一拳揍死你！（作勢）

（大家又一陣轟笑）

海丙 怎麼樣，老梁，擺好了嗎？（向振）

振先 唉！不知道要哪天才能脫手呢。（稍停）我倒有句話想同你們說說，大家好留點

兒神。

海乙 什麼？快說！

（大家都跑來聽）

振先 （跑去三層甲板的梯上往三層甲板一望，注意河野等去了沒有）昨天晚上我發了擺

子過後，肚子很餓，口又渴，就拿出一個麵包來喫了，想找點開水喝，聽見他

們幾個鬼子正在打什麼主意，我趕快躲開了，怕他們看見。

海甲 打什麼主意？你這傢伙懂得日本話，他們倒瞞不住你。

海乙 什麼主意都是自打。還不是一塊肥肉掛在狗頸子上一樣，只聞得着，喫不着。

（大家又一陣轟笑）

振先 唉，鬼子真是異想天開……

海丙 到底他們打什麼主義？快說呀！

振先 他們說要通過海關，是永遠關不出去的，只好把船偷着先開出港再說。

海甲 真這樣說嗎？

海丁 難怪鬼子們老是拿望遠鏡看來看去的。

海丙 我想沒有那麼容易。

（一支小汽划從岸邊開來，靠近船身後面）

（大家都倚柵干望去）

海甲 （拍手）呵，黃小姐，江小姐，小朋友，你們又來了。

振先 前天她們送來的東西我們還沒喫完呢！

海丙（欲放下梯子）小心點，把着繩子呀。

海丁（阻丙）梯子危險，你們仍然從下面艙口來吧，我來接你們。等着，等着呀。（往下艙去）

海甲 提包讓他替你們拿吧。小朋友小心點呀。

（芳，華，小梨，隨丁上，手中提着一些東西。）

振先 黃小姐，江小姐，真辛苦你們了！小朋友，你也來了！

權華 你們都好吧？老鄉。今天給你們送來一點夾麵包吃的香腸，鹹魚也很不錯。這是

黃油，菓醬，隨使你們愛喫甜的鹹的都有呵。（一樣一樣地從手提包中檢出來）

海甲 這麼多好喫的，真要謝謝你們哩！

文芳 這裏還有蘋果、橘子，你們請喫吧。

小梨 我媽媽給你們帶來一些潔糖，紅茶，你們喜歡喫嗎？

振先 真對不起，小朋友，是你媽媽給你喫的吧？

小梨 不，叫我給你們送來的。她說明天還做點家鄉菜送給你們呢。

海甲 你記着替我們謝謝你媽媽呵。

文芳 我還帶來一些更好的東西，你們歡迎嗎？

衆聲 歡迎，歡迎，好喫的我們都歡迎。

文芳 （打開手提包，取出一個小紙包）請你們猜猜這小包裏是什麼東西？誰猜着了就請他自己得這東西。

海甲 （看看小包）巧克力糖，對不對？

文芳 （搖頭）不是，不是。

海丙 咖啡？

文芳 也不是。

海丁 是吃的還是用的？

文芳 不是吃的也不是用的。

海丁 哦，一定是撲克牌，是不是？

文芳 不是，不是。（搖頭）

振先 是信。呵！你們從領事館幫我們帶來了！

文芳 （不言）

振先 我猜着了，是不是？請你打開看呀，有我的沒有？

文芳 （把小包送給振。甲先搶去，笑了。）請你自己看吧。

海甲 （打開小包，也笑起來）真是信哩。

（大家都笑起來。）

振先 黃小姐你太捉弄人了，到底有我的信沒有？

（過來爭搶）

海甲 （遞一封信給振）有，有。拿去吧，山東青島來的。這幾封都是他們的，我給他們送去。（往船尾去了）

振先 （接過信折開）這還是兩月以前寄的呢。

海乙 喂，有沒有我的信？（追甲）

文芳 這裏還有一些你們歡迎的東西，這是墨水，信封，信紙，還有郵票。

海乙 真好，我正想寫封家信。黃小姐，你替我們想得真週到，謝謝你。

（小梨、跑到欄干邊玩）

權華 我們應該回去了吧，小梨。（向振等）岸上的老鄉們都等着你們的好消息呢！可

別放這些鬼子走啊！

文芳 走呀，小梨！

小梨 不。

文芳 明天我們再來，你不是還要上學嗎。

權華（牽梨）我們去吧，她們一會兒把划子開走了。

文芳 再見

衆聲 謝謝你們了，再見。

（丁送華、芳、梨下，將跨入划子裏，乙、丙、振向她們揮手時，趙子明很慌張的樣子跑來）。

子明 是黃小姐她們來了麼？

振先 你看他們又送來這麼多東西呢。

子明 快請他們回來。

海乙 什麼事？

字明 喂，快叫住她們，有事呵！

振先 有什麼事兒？

子明 有緊急消息，請她們送個信兒給領事館。

海丙 （很驚異）有緊急消息！

子明 快快叫住她們呀。

振先 （向丙）你快叫呀。

海丙 （走到欄杆邊，向下喊。）黃小姐，江小姐！先別開船，還有點事情託付你們哪

！

子明 快用筆寫上，誰有筆，快拿來用用。

振先 這裏有筆、有紙、真巧。

海丙 （拿筆取紙）什麼緊急消息快說呀！

子明 「河野等昨夜秘密商定偷開廣源出港，已升火待發了，緊急，緊急！」

海丙 （將字條封好，交乙遞上划子去。一面向船下說）呵，對不起，黃小姐，請你把這信。立刻送到總領事館去，快快送去！

子明 愈快愈好！

（大家向她們揮手，划子的馬達聲漸漸由近去遠）

海丙 二副，這事是真的嗎，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子明 我親自聽見的！不信，你們看呵，烟齒不已經冒烟了嗎？

（甲、丁、同幾個海員很驚惶地跑出來）

海甲 二副，這是怎麼一回事？烟齒忽然冒出烟來了？

子明 你們不知道，河野他們要把廣源偷着開走。

海甲 那怎麼行呵？我們能讓他開走嗎！

子明 廢話。

（跑出幾個海員，甲板上一時很騷動）

海戊 二副，鬼子真的要將船偷開出港嗎？

子明 誰說是假的。

海戊 那麼，我們怎麼辦？

振先 我是死也不隨他們去的。

艦乙 船祖宗都是王八羔子才肯隨他們去呢！

海丙（沉毅）不隨他們去，你們準備跳海嗎？

海乙 跳海有什麼用？

海丙 你怕跳海？想跟鬼子去是不是？

海乙 放屁！（憤激欲動武）老子還怕死嗎！你有種你跳吧，看能不能把這幾萬噸鋼鐵阻擋得了。

海丙 還有工夫跟你們吵嘴嗎，大家想想法子，怎麼樣才能擋得住這些鋼鐵別運到敵國去，才是正經事兒呢。

大衆 對呵！對呵！

子明 你們的意思很好，可是大家得鎮靜一點。

海甲 你看，烟苗冒出那麼大的黑烟還說鎮靜，鎮靜，鎮靜等着當俘虜嗎！

子明 我知道你們大家都是愛護祖國的。

海乙 那是！愛祖國，愛祖國，死也要愛祖國！

子明 是的，弟兄們，爭吵有什麼用處？我們在這四面不着邊岸的海上，跟敵人戰鬥，這隻船就是我們的戰場。我們決不能退讓！退讓這是投降敵人！幫助敵人！（大

衆拍手）現在我們一面已把這消息報告給總領事館，萬一他們來不反援救，那時我們就只得把命和鬼子拚了，也不能讓他們把幾萬噸鋼鐵運走。

大衆 我們全聽二副的命令。

（河野拿着望遠鏡從三層甲板下來）

河野 甚麼命令，你們不准在一起，看看（指烟筒，態度驕橫，烟子隨風吹過來）現在，已升起火了，只要一開出港口，你們還有什麼說的。

子明 （走前一步）沒有船籍證書，你想偷着開走，行嗎。

河野 你說的不錯。

子明 （憤怒）你懂得嗎？你偷開船出港，就是海盜。

河野 我們大日本人喜歡這樣做。（拿着望遠鏡看）

大衆 強盜！海賊，我們不准你開走！

河野 甚麼？散開！在一起的不准！（手杖揮來揮去）通通做工去，

子明 你要立刻把爐火熄滅！

河野 在一起的不准，走散開。

大衆 走！我們把火熄滅再說！

河野 散開！馬上開船了，快快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大衆 弟兄們，我們自己動手吧。

子明 先把爐子撲滅，……

（大家向機器船擁去，河野用手攔住，正在掙扎，朝琴，東元上。）

子明 總領事，你們來得正好，弟兄們等一等，總領事來了有話說。

朝琴 我們早已知道了（走向河野）河野先生請說你這烟高冒起烟來是什麼意思？

河野 唔！（很窘）

朝琴 你們試試鍋爐，看機器長鏽了沒有，是不是？

河野 不。

（大家嘩然）

東元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

河野 （支吾）這是……

東元 是什麼？說呀！

河野 唉。

東元 你知道這船是誰的？

河野 中國的。

朝琴 爲什麼你們要冒充是英國的。

河野 (想起誤認朝琴爲宮井總領事，更加惶恐) 以前這樣說過，現在不這樣說了。

朝琴 沒有經過過戶手續，你們又假造船籍證。

河野 大日本領事館發的。

大衆 原來你們領事館才是一個強盜海賊窩子呢！

河野 這是大日本帝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海丙 哈！哈！你們這強盜海賊政策不能夠橫行世界了。

東元 你們的陰謀全給我們打破了，現在你們想索性實行海盜政策把船偷着開走，是不是？

河野 (聳聳肩) 開到船塢修理，船主的命令，別的意思沒有。

朝琴 現在特別警告你，你知道偷開圖逃是違法的嗎？

東元（厲聲）給海關知道了，立刻會把你們當海盜辦！

河野（支吾）是！不敢，不敢。

朝琴不准隨便開動，聽着沒有？

河野不敢，不敢。

大衆「只要一開出港去」，這話不是你說的嗎？

朝琴趕快把爐火熄滅。

河野哦！是是，（鞠躬下）

朝琴（向大衆）日本人做事最不講信義，無論怎樣卑鄙的事，他們都幹得出來。

將才領事館得到諸位的報告。所以我們趕快來阻止，我們已報告海關，他們要開逃，立刻就將他們逮捕起來，希望諸位還要繼續奮鬥。

子明報告總領事，我們都是中國的老百姓，無論在什麼地方遇着敵人都不會放鬆，若

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已經宣誓，寧願把生命和敵人拚掉，也不能讓他們這樣做，盡我們一份兒心，是決不怕犧牲的！

東元你們真是中國的好子孫，佩服，佩服。

朝琴

（與諸位只要大家努力，不放鬆對敵人的打擊，相信這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現在我們一面已請美國緝私兵艦在洋面周圍監視，他們若再偷開圖逃，緝私海軍就當他們是海盜一樣捕獲。並且那些緝私海軍一聽說這消息，都興高采烈地等捉海盜。可是諸位更要時時留心。再見。

大衆

再見。

朝琴，東元下，汽艇聲由近至遠，大衆向他們去的方向揮手，一陣興奮，彼此稱快，甲板上聲音震動。）

（幕徐下）

第二景

景：與第一景同。高懸着旗竿。開幕時天微露灰白色，朝霞擁着太陽漸漸升起。戊吹起身號。

開 幕

（戊吹着起身號）

乙拿着旗子慢慢走來，把旗子打開繫上繩子

海戊（吹號畢，向已招呼）早！老紀。

海乙早！我睡得正熟的時候，聽見你吹第一聲號，把我從夢裏驚醒過來，趕快爬起來，算好，弟兄們都還沒有來，不然的話，二副又得大大教訓一頓哪。

海戊可不是嗎！自從實行軍事管理以來，又是一套新規矩，而且二副更加認真了。

海乙認真，認真說來又有什麼意思！唉！就這樣從甲板到船艙，又從船艙走上甲板，你看，太陽又從這邊海底爬出來了，回頭又看着它從天邊鑽進去，這就是我們一天所見的世界，這就是我們所過的日子呢？

海戊 反正咱們做海員的人已經習慣了。

海乙 那可不同哪，雖然說一樣是水上生活，平時我們今天飄到這裏，明天又飄到那裏，到了一個碼頭，也可以隨便上岸去逛逛，看看風光多麼有意思。現在呢，一停就是差不多兩年啦，最惱人的是一封家信都沒接着，也不知道我家裏的人是凶是吉！

海戊 沒有接到信總是盼望，一接到了反叫人更加焦心！

海乙 老兄，聽說你又接到一封家信，古人說家書抵萬金，說些什麼？你們那兒還清平嗎？

海戊 噯！那兒會清平！縣城都給鬼子佔了！（大聲）弄得全縣人鬼不安，雞犬不寧。

海乙 你家裏的人怎樣？

海戊 唉，他媽的真可嘆，一家人平平安安過着日子，忽然給敵人的大砲衝散了！可憐

我媽媽生死不知，弟弟妹妹的下落也不明，我爸爸好容易逃難到了後方。這信是我爸爸寄到蝦寮工會一個老鄉轉到我手裏的，我一見着信想起我家裏的慘像真想

把鬼子一把摔死，恨不得咬他們幾口（作勢，稍停）唉，你沒接過一封家信嗎？

海乙 （很痛苦的样子）從一打起仗來，就沒有接到過一封信，我的家就在膠濟路旁邊

，想來總是凶多吉少！日本鬼子真是魔王，不打倒，世界上永遠也過不了太平日子。（永福、振先、很狼狽地上，戊乙疾走過去扶着）

海戊 怎麼樣，病還沒好，就回來了？

永福 唉！（搖搖頭）

海乙 醫生看過說是什麼病呢？

振先 看病？差一點兒給日本鬼子暗算了。

海戊 怎麼啦，河野不是說帶你們住醫院去嗎？

永福 誰知道他媽的，把我們帶到一個鬼子開的旅館去了，我們一看形勢不對，還是老劉有心眼，他一定不肯進去，鬼子沒有辦法，又叫警察把我們押回船來。

振先 壓根兒就沒看到病。他媽的我們又不是犯人，爲什麼叫警察押我們！

海戊 真可惡極了，把咱們全不當人，看總有一天咱們要加倍地報仇！

海乙 我看你們二位的臉色多不好，還是去躺着歇歇罷。

永福 不，無論怎樣不舒服，升旗我總是要參加的。只有每天早晨升旗，叫我心裏高興一會兒，我在海外過了十多年的水上生活，無論在太平洋，大西洋，看見的大小

船隻也算不少，這回在外國的領海裏看見咱們的國旗在輪船上飄飄揚揚還是第一次呢！

海戊 不過，自己有病還是得在意一點兒。

振先 你們的好意我們很知道！等升了旗就去歇着。

（海員紛紛走來，戊看看手表，吹集合號，有的唱着歌，大家也就隨聲附和）
（子明上，吹哨子）

子明 集合！集合！

（大家排隊）

海丙 請你們走快點升旗了。

（吹哨子）立正！報數！

（大家報數！數畢，乙走隊來）

海丙 報告！劉越因病請假。

子明 衆位弟兄，自從我們到這裏來，知道祖國已經全面抗戰以後，我們就天天舉行一次升旗禮，這是表示我們在海外的人忠愛祖國的一點兒心意。我們看見國旗，

使我們時常想到祖國的危難，想到我們的責任。

海甲 升旗。

（衆肅立）（二人正在升旗，忽然河野手拿一面日本旗走出來阻擋。）

河野 （揮着手中的太陽旗）不要升那個旗。

子明 你不能干涉？

海丁 不行！不行！上次羅斯福總統檢閱海軍的時候，還向它（指國旗）鳴炮敬禮呢，

，你！

河野 升這個旗，升這個大日本國旗。

子明 這是中國船，當然要掛中國旗。

河野 掛這大日本太陽旗吧，你們看看太陽能照到全世界（指已升起的太陽）太陽旗也要在全世界掛起來呢。

大衆 你在睜着眼睛說夢話。

河野 一點不是夢話，我老實告訴你們吧，現在你們支那到處都是掛起大日本的太陽旗

了，這船上還能不掛嗎？

子明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河野 趙子明！你問這是什麼意思嗎，讓我說給他們聽。原來這船是借了我們日本人的款買的，現在借款已逾期很久，所以他就把這個船轉讓給我們了，現在你該懂得了吧。

子明 呵！你們倒會捏造一套想把船騙走的老把戲，我告訴你，這完全是徒勞而無用的。

大衆 二副，不要同他說廢話。

河野 我想你們不用固執，就是掛上日本旗，對於你們沒有任何影響，我可以保證你們的工作。

子明 不要糊說亂道。去吧，不要阻擾我們的工作。

河野 你們不可以違抗船長的命令。

子明 你不可以妨害我們的自由，衆怒難犯，你懂得嗎！（憤氣）

河野 自由，要在大日本太陽旗下才有自由。這就是大東亞主義，共存共榮的道理。
大衆！（向河衝去）

河野 (推開升旗海員，把中國旗扯下來)，(大家和他爭奪，中國旗仍在升旗的海員手裏) 不要這個旗，掛這個大日本旗。

子明 (乘勢用力把日本旗搶奪過來) 這鬼子旗就該撕破，和平的世界永遠也不准掛這

強盜旗。(用力撕毀，河來搶奪被阻)

大衆 撕了它，撕了它！(憤怒) 丟下水去。

(趙撕毀欲投下水裏，河野拚命搶奪)

(大森，磯谷抬着一塊上書「德行丸」的牌子上)(日本茶房提着一桶漆跟在後面)

河野 (從子明手中搶來已撕破的布塊) Bakayaro 侮辱我們的國旗，(把幾塊碎布很

恭敬地捧着) 打死他！打死他！

大衆 (又從河野手中搶過破布來投在水裏) 打倒強盜旗！

(河野。大森等將要動手打子明，海員們一齊擁過去攔住)

大衆 誰敢動手，我們就把他丟到水裏，和那些破布一樣。

(相持片刻)

磯谷 把這牌子拿去釘在船上。

子明 爲什麼？

磯谷 把廣源的名字塗了，德行丸好的。

大衆 （擠過去一看，極憤激）這是什麼東西？

磯谷 德行丸（指牌）好的，廣源的名字不要。

子明 廣源的名字已在我國交通部登記存案了，誰敢改船名，你們不要想錯了，以爲改了船名，換了國旗你們的強盜行爲就成功了嗎？

大衆 你媽的，這真是做夢！

磯谷 快快拿去釘好，釘在廣源字上。

河野 要聽命令！

大森 誰反對就開除他。

大衆 你媽的，什麼東西！（拖過來）劈了它，劈了它！

子明 乾脆丟下水去。

（大衆舉起德行丸牌欲行擲下）

河野 誰敢丟，我就打死他！（舉起手杖）

大衆 誰敢動手，老子連你們一齊丟下去！（投下牌子，水響）

（磯谷，大森搶救不得，河野用手杖向大家亂打。磯谷，大森也來動手。海員一齊動手，大家打成一團，有的把漆塗抹在磯谷，大森的臉上突然汽艇聲自遠而近）。

大衆 把強盜捆起來，打死他。

大衆 丟下水去吧。

（金大，梁有上）

金大 諸位，我們是蝦寮工會在這裏巡邏的，看見你們船上鬧事，特意上來看看的，請問是怎麼回事兒？

海丙 鬼子強迫我們掛日本旗，改船名，打我們。

梁有 先把鬼子捆起來再說。

（大家停止毆打。兩個海員挾着一個鬼子。）

子明 （很氣憤地走過去）兩位老哥，辛苦你們了，這事情是這樣的。今天早晨我們升旗的時候，河野跑來不准我們升掛國旗，強迫我們掛日本強盜旗。……

金大 豈有此理？

子明 並且磯谷，大森又強迫我們改換船名，把廣源改爲什麼德行丸。

梁有 明明是強盜行爲，還說是他媽的德行哪！

金大 中國船掛中國旗是天經地義，誰敢干涉。（走向河野）請問你，不准懸掛中國旗，是什麼意思？

河野 （不答，聳聳肩）

金大 走漏世界也沒有見過你們這些野蠻的王八羔子！

河野 （很頹喪的）

子明 弟兄們，今天我們的鬥爭算是勝利了，大家站齊，繼續我們的升旗禮。「立正！」

金大 河野，大森，磯谷！你們既然在中國船上服務，升中國國旗應該敬禮，這是普通警覲，你們應該懂得。

大衆 敬禮呀（向河野）

子明 （河等悚於羣衆的威力，很勉強的立正舉起手來）
升旗！

（一人吹軍號，二人升旗，）（升畢）

子明 散隊！

河野 （很憤怒的）你們違抗船長的命令，我有權開除你們，毆打官長，定向法院控告

你們。（憤然下）

磯谷 把他們送東京嚴辦。（隨河下，大森同下）

子明 弟兄們，我還有幾句話要說。鬼子的一回陰謀都給我們打破了，現在又明目張胆來壓迫咱們改懸國旗，更改船名，雖然今天我們給了他們一個有力的打擊，叫他們認識認識我們是不可侮的。可是剛才河野所說要開除咱們，這完全是鬼子一不做二不休，以爲把咱們趕下船去就可以實現他們的陰謀鬼了，並且還說把咱們送到東京去嚴辦，所以希望各位弟兄隨時要準備犧牲，和敵人拚到底！

大衆 （鼓掌）對！對！（紛紛欲散）

子明 弟兄們：這兩位是蝦寮工會的羅梁兩同志，今天咱們得他們的援助很大，我應該介紹給各位認識，認識。

海內 咱們應該向兩位老鄉致敬。

金大 諸位弟兄！你們在船上幾次的英勇奮鬥，我們已經向總領事館和僑胞各公會報告了。你們的愛國精神真使我們佩服。不怕日本人的行爲怎樣狡詐，我們只要有這種忠勇堅毅的愛國熱情，就是打破敵人陰謀詭計的最好武器！

子明 不過，河野因爲我們把他們的一切陰謀都破壞了，當然他們非常嫉恨我們，剛才河野已宣佈要開除我們，關於這點要請二位回去向僑胞們報告。

梁有 這是他們的恫嚇。將才船上的爭鬥事件，他們一定要以毆傷罪名向法院起訴，但是沒有關係，我們是理直氣壯。請諸位放心。（指金大）我們是蝦寮工會會員，我們日夜都有人在你們周圍巡邏，無論你們船上有什麼事件發生，我們是很迅速的來援應你們，而且很快地報告領事館。

子明 我們很感激你們的援助。

金大 這是我們應該的，希望你們仍然安心的工作。有我們在美國的全體僑胞作後盾，請你們一切都放心。現在還有什麼事要我們辦的嗎？

子明 這裏有幾位弟兄病了很久，你們二位同志能帶他們上岸找個醫院治治嗎？

金大 當然可以。是那幾位？

子明（指振先、永福）就是這位馬永福，梁振先，還有一位劉越三位弟兄。

梁有 找醫生看過沒有？

振先 沒有。

金大 那麼同我們一起上岸住醫院去。

振先 謝謝二位。還有一位劉越，請二副派人扶他起來一同去吧。

子明 汪同志，請你去扶起劉越同志在下艙等着同他們一道上岸住醫院去。

和生 是。

梁有 二副，各位弟兄！我們時時刻刻都有人在你們的週圍，日本人若再有意外舉動，我們的消息很靈通，再說我們一切都有準備。

子明 是的，希望大家協助。

金大 那麼現在就請馬、劉、梁同志同我們早些上岸住醫院去，病好了我們再送回船來，請各位放心，再會！（同大眾揮手）

梁有 再見！（下）（永福、振先同下）

（幕下）

第三幕

第一景

景 法庭，簡單莊嚴。正中是一道雙開門，通大廳。左邊台上是法官，書記官席座，右邊台下是原被告及兩造律師席座，欄干外面是旁聽席。

開幕

開幕時羅金大，梁有同坐旁聽席低聲談話。江權華，黃文芳走來，一面同羅梁打招呼，一面走向旁聽席坐下。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何格思，金山中國日報記者王翰隨着她們也走進來。何格思能說中國話，聽中國話的能力更好。一走進來看見江黃等表示高興。

格思 哈囉，密斯黃，你好？密斯江，你好？

文芳 謝謝你，我好。你好，密斯托何格思？

權華 你好，密斯托何格思？

格思 我很好，謝謝。

王韜 黃小姐，江小姐你們先到了。

文芳 王先生。

權華 王先生。

文芳 密斯托何格思，你知道今天開庭也來聽聽嗎。

格思 我想今天定有一場激烈的辯論，特地跑來見識，見識。

王韜 原告，被告的律師都是很有名的。

文芳 可惡的日本人千方百計總想把廣源輪驅走。

格思 關於貴國廣源輪的問題，各報登載得很多。

權華 因為那些中國海員在船上，對於日本有很大的阻礙，所以日本人總想把他們趕

下來，好偷偷把船開走。

格思 那末今天法庭的判決是很重要囉。

文芳 當然是的。

（日人男女二人同上）

格思（指日人）這二位不是日本人嗎，其實在面孔上看來很像中國人。

文芳 你看那女人背上那一個大包，像個妖怪，難看極了。（笑）

權華 那像中國女人，中國女人是胸脯挺起的。

金大 你們二位小姐那兒知果，那包裏面還有錦囊妙計呢。（說得大家都笑了）

（黃袞生，郭主事同上）（大家互相打招呼）（日人做鬼臉）

文芳 黃先生，你從李糯埠來的嗎？

袞生 我聽說今天開庭特意趕來聽聽的。你們都先到了。

東元 黃先生對於這案子非常關心。哦，大家請坐；（看看表）時候已經到了。

（被告律師，原告律師，黃朝琴，河野，法官，書記官先後入場就各席坐下。）

法官 （環視一週）（向河野）大家都到齊了，你是原告人廣源輪船長河野？

河野 是。

法官 你是日本人？

河野 是。

法官 你們船上有多少中國海員？

河野 二十名。

法官 你告他們打你，爲什麼他會打你呢？

河野 他們不聽船長的命令。

法官 呵，他們不聽船長的命令，於是你就執行你船長的權威是不是？

河野 噫。

法官 他們不聽你的什麼命令？

河野 （窘狀）要他們注意船上的清潔，秩序……

法官 那個先動手打你？

河野 他們人衆手多，是誰先動手打我，我也弄不清楚。

朝琴 法官，本席有幾句話要申訴。就是三號那天早晨 中國海員正在舉行升旗禮的時

候，廣源輪船長河野忽然強迫海員改掛日本國旗，同時機輪長磯谷，大副大森又強迫海員改漆船名。可是廣源輪是中國船，當然懸掛中國國旗，而且未經本總領事許可，如何可以隨便更改船名，中國海員拒絕這種侵奪行爲，是責任所在，理所當然。

法官，我可以做證人，是日本人打中國海員。

旁聽
梁有

法官（同情地）哦！

河野 法官，原告有申請。

法官 你說。

河野 中國總領事替中國海員的中辯，原告并不反對。不過原告身受傷害，前來投訴，貴庭有維持治安的責任，應請貴庭立即發發拘票，緝兇歸案。

日旁 聽男 把那些兇手個個都逮捕起來。

旁聽 金大 （指河野）兇手就是他，他把中國海員打得一塌糊塗。

朝琴 法官，本總領事反對貴院受理，廣源輪是中國船隻，船長船員的糾紛，并未擾亂地方治安，貴庭不應蔑視中華民國領事審判及調解本案的職權。

旁聽 文芳 這事件應該交給中國總領事處理。

法官 （點頭）兩造律師發言。（一邊聽，一邊擬判詞）

華師 （起立）本律師根據一八六八年中美通商條約第三條訂明大清國大皇帝可於大美

國通商各口岸，任便派領事官前往駐紮，美國接待與英俄國所派領事一體優待。

一八三二年美俄條約第八條規定，兩國可互派領事前往各通商口岸駐紮，領事應有權審判或調解其本國船上船長船員的糾紛。除了危害地方治安，地方法庭不得干涉，這種理論不僅是為國際法學者所公認，實在已經成為國際的慣例，所以本律師認為鈞庭無權受理本案。（坐下，一面聽原告律師辯論，一面自己草擬駁辯詞。

日師

（起立）本律師認為本案應由金山法庭受理，其理由有兩點：第一本案發生在鈞庭所管轄的地區上，鈞庭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第二依照美國對英俄所訂條約，英俄領事除「優遇」外，并賦有「權力」，當時各國與中國所訂條約，均為不平等性質。中國領事地位不能同其他國一樣。根據上訴兩點理由，本律師認為中國領事無權過問，應請鈞庭受理。

華師

（起立）原告律師所持中美條約所載優例，并不是指中國領事賦有權力的議論，是不值得一駁的。（態度激昂）原告律師不懂得一九〇三年中美條約第二款訂明中國領事官駐劄美國各地，所享「分位職權」同「優例」以及「豁」利益」均與其他駐美官員一律。中國領事在美雖未設立法庭，但其有權處理在外國港內的

本國輪船上所發生的任何糾紛及犯罪行爲。這是根據國際公法的通例同文明國家間禮讓的原則。所以應請鈞庭拒絕簽發拘票。

日師

(起立)被告律師雖然援引國際法條例來辯護，可是現在的事實不能不加以注意，現在正當中日戰爭劇烈的時候，兩國人民積怨很深，恐有生命危險，應請鈞庭緝兇究辦。

旁聽

原告就是兇手。

權華

現在停止辯論。

(書記官將錄記的口供，辯詞陳交法官)

(場上靜寂片刻，各人都顯出各人的緊張情緒)

法官

本法官官讀判詞：根據國際公法的規定，外國船隻在美國港內停泊時，若船上發生事件，不影響境內治安，就不在地方法庭管轄範圍之內。美國各級法庭，即海軍管轄者，多不受理外籍船舶上船主與船員的訴訟事件，其所以拒絕受理的理由，多係根據慣例與世界所共認國際公法的原則。至於原告律師辯稱「優例」，「豁免利益」，「分位職權」這些名詞同權力的區別，所謂權力一語，多是強詞奪

理。要知一九〇三年中美續訂通商航行條約，明文規定駐美中國領事官員所享「分位職權」，「優例」，及「豁免利益」均與各最惠國相同，所以管轄中國船上事件，是中國總領事份內的固有特權。美國大理院同巡迴法院前有判例很多，判決海員國籍，隨船舶本身國籍而定，所以中國船上的日本人，在法律上亦應視為中國人。總上各點，本庭實無權干涉本案，原告狀請發發拘票一節，應予拒絕。

（旁聽席上一陣掌聲）

治官 本案宣判終結，原告服判不服判？

河野 法官（乞求地）原告身受重傷……：

法官 原告若不服判，請向中國總領事館去投訴，現在宣佈退庭。

（旁聽席上又是一陣掌聲）

法官下，朝琴同華師一面談着走出法庭，河野垂頭喪氣地同日師走出。旁聽席上二人垂下頭，一會又很失望地抬起頭來。）

格思 中國頂好（翹起大指姆）

文芳 胡以大律師真會辯論，雖然說我們的理由充足，也是他的學問淵博。

金大 可是還有一堂，還不知道怎樣判決咧！

文芳 你是說關於船的所有權問題嗎？

金大 可不是嗎，日本人又異想天開忽然又搬出一個小谷來，說這船已經賣給他了，他自稱業主，也要想把中國海員趕走，好去營業。

金大 管他媽的造孽。（很輕蔑地看看兩個日本人）！你們（指二日人）這些海盜，在這文明的世界裏行不通了囉。

梁有 哈哈（挑興的）怎麼，你把單手提捕起來吧！

日男 （咆哮）要把兇手提捕起來，你們攔不住。還要把你們全中國人捉捕起來呢！看着罷。（口裏咕嚕不休）

文芳 把你們的三島炸沉，把你們這些吃人的野獸淹死！

日女 （立起向芳等示威）你們全靠我皇軍保護，不知感德，反而咒罵，真沒有好心！

文芳 （也站起來）怎麼哪，在這兒你還想行兇嗎！

格思 （走去排解）不要爭吵，真理總會戰勝的！你看，第二堂又快開庭了。

（法官，朝琴，華師，日師，書記官，小谷先後上，各就本席坐下）

法官 現在民事宣佈開庭。你是原告小谷。

小谷 (起立)我是小谷。

法官 你是廣源輪的船主嗎？

小谷 是。

旁聽
權華 廣源輪的船主是中國人。

小谷 是中國煙台永源公司轉賣給我的。

法官 從什麼人的手裏買過來的？

小谷 從煙台永源輪船公司買的。

法官 永源公司是中國開的呢，還是外國開的？

小谷 (有些窘)名義上是中國開的，可是大部分是日本人的資本。

法官 那末，這公司是在中國政府註冊呢，抑或在日本政府註冊？

小谷 何必要問註冊呢！

法官 因為註冊問題對於本案的關係很大，所以這一點是不能含糊的。

小谷 這事情我不大清楚。

法官（向朝）黃總領事，你知道永源公司是不是在中國政府註冊？

朝琴 是在中國政府註冊。

法官 這公司什麼時候成立，什麼時候註冊？

朝琴 據查經濟部商業檔案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呈准註冊。

法官 既然註了冊，應該有執照囉。

朝琴 當然有執照。

法官 請把執照抄件交出來。

朝琴 中國政府兩次搬遷，現在檔案不全，所以執照抄件不能檢交。不過這裏有永源公

司呈繳登記費的三聯單。（把三聯單交呈上去）

法官 關於永源公司購買廣源輪的事情，貴國交通部有案可查嗎？

朝琴 有。

法官 這項購買，貴交通部核准沒有？

朝琴 已經核准在案。

法官 有核准的文件可以證明嗎？

朝琴 有。

法官 請檢交這些有關係的文書抄件。

朝琴 (從皮夾中取出) 現在檢交天津航政局煙台辦事處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請示永源輪船公司購買廣源輪應否照准的電報，此外，有交通部五月十三日准許購買的回電。有這兩通電報已夠證明了。

小谷 請法官注意，不論永源輪船公司在中國政府註冊沒有，廣源輪又轉賣給本人是實情。現在中國總領事拒發船籍證書，中國海員又根據船上，實行叛變，反將本人——新業主驅逐下船，這完全是侵害原告個人權益。

法官 ，你向永源輪船公司買的！

小谷 一點不錯，我向永源輪船公司買的，請求鈞庭把中國海員驅逐離船，使物歸業主，以便原告上船管業。

朝琴 (起立) 本總領事提出異議。但要聲明一句，本總領事完全是職責所在，并非投訴貴院。對於日人小谷，呈請判令驅逐中國海員，迫令交船一案，提出異議，反對貴院受理。(坐下)

法官 請律師發言。

華師 (起立) 原告呈請管業一案，毫無法理根據。第一，這案子應歸中國總領事管轄

，法庭無權干涉；第二，沒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交易行為根本就不能成立。

日師 (起立) 被告律師所辯護的理由不足。原告人小谷承買廣源輪已經成爲事實，一切權利義務理應由小谷承頂。中國領事不得阻攔，不得損害新業主的權利，應請鈞庭受理。

華師 (又起立) 原告律師完全不懂得中美條約所訂豁免權利的運用，對於中國法律更是茫然，所論各點，都是強詞奪理。

日師 (又起立) 被告律師不能舉出任何例證同理由，完全是詭辯，沒有法律根據，一味詭辯，這是有損法律尊嚴，應請鈞庭依法宣判，驅逐叛變的船員，以便業主上船管業(坐下)

華師 (起立) 根據中國海商法規定，凡船舶出讓必須政府批准，或是經當地領事簽字。查日人小谷控告購買廣源輪一案，并未經過上項手續，再說船舶的買賣，不像買一個蘋果那麼容易哪，而且也不該那樣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又沒經過合法的

過戶手續，根本就不能成立，應請撤銷原案。

法官（向小谷）原告人買中國船，應該懂得中國買船舶的規矩哪？

小谷 不懂得什麼規矩，反正我向永源輪船公司買的。

法官 你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嗎？

小谷 唉！沒有，（很喪氣的）不過，永源公司應該負責呀。

法官 那麼你的對手方應該是永源輪船公司囉。

小谷 不，對手方是那些搗亂的中國海員，所以我只求法官主持公道，把他們驅逐下船

，問題就解決了。

法官，他是在說夢話呢。

幾個聲音

法官 既然你不懂中國規矩，你們的買賣就不能成立，在理論上在事實上，廣源輪當然仍是中國的。

小谷（懇求地）法官，你不能幫我一點忙嗎？

法官 既然沒有中國總領事的簽准，本庭也無權判處。

小谷 唉！是我的時運不好，倒楣，倒楣！

幾個
聲音 活該倒楣！活該倒楣！

小谷 我求你，法官！……

法官 還有什麼意思？

小谷 （懊喪地）把原案撤銷罷！

法官 現在原告人小谷自願撤銷原案，申請異議人黃總領事還有什麼意見？

朝琴 原告捏造事非，蔑視法理，現在既然自知理屈必敗，願將原案撤銷，本席也就不

必深究。但訴訟費應由原告負擔。

法官 （問原告律師）原告律師還有什麼意見？

日師 原告自願撤銷原案，本律師當然無話可說了。

（一陣掌聲）

法官 請各位靜一點，本案原告人知道理由不充分，官稱自願撤銷原案，訴訟費應由原

告擔負，本案應宣告終結，退庭。

（掌聲，笑語聲，脚步聲交響起來）

（法官 律師，小谷，二日人相繼下場）

（文芳，權華，格思，王韜……等都走過去圍着朝琴，大家向他敬禮）

文芳 總領事，您今天太辛苦了。

朝琴 這是責任所在。

袁生 現在總算我們把官司打贏了！

朝琴 還不能樂觀。

格思 （與朝琴握手）黃總領事好，中國勝利了，真有意思，中日戰爭蔓延到舊金山來了！你們中國人真勇敢，我很佩服，最後勝利一定是你們的！

朝琴 多謝，多謝！

格思 我還有兩個問題希望總領事不保留的答覆，若總領事認爲不便發表，我決保守秘密。

朝琴 請指教。

格思 第一，照今天的判決，這案子是否完全解決了？第二，若不能解決的話，這案子的前途怎樣？

朝琴 日本人告了三個案子，除了今天的兩件案子以外，還有正金銀行出面自稱貨主，

要求提貨的鋼鐵案，這才是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所以今天的判決，不能解決本案。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只能說本案雖然是法律問題，實在是一個戰鬥問題，當然我們必須戰鬥到完全勝利為止。

王紹

總領事，我有兩點要求請你答覆的：第一，各地僑胞對於這案子極爲關心，我們是否可以把今天庭上的經過全部發表？第二，剛才總領事說還有第三個案子，請問總領事有什麼對策？

朝琴

關於第三個案子的對策問題，我們仍然根據國際公法與戰鬥精神去爭取勝利，今天法庭經過情形，可以向僑胞報告。很對不起，律師還在外面等我，再見！（下）

大衆

（大家向朝琴揮手）再見！

幕下

第二景

景：船頭的甲板上，斜向台口，駕駛台亦可望見，襯着無邊無際的碧海青天。開

幕時海丙，和生正在看壁上一張封條。海戊從艙內走來。

海戊 喂，是什麼東西，看得那麼起勁（在丙肩上一拍）

海丙 你看。

海戊 查封貨物的封條？

海丙 是日本正金銀行請金山地方法院來查封的，這樣就可以確定是他們的所有權。

和生 管他封不封，反正弄不走。

海丙 可不是嗎。

海戊 關於那天早上打架的事情不是聽說鬼子也向法院起訴了，怎麼樣，你知道嗎？

和生 呵，我還忘記向你們報告，說來也可笑。

海丙 起訴，起訴，有什麼用。那天沒兩拳打死那些王八蛋，不很便宜他們了嗎？

海戊 真是起訴了嗎？

和生 一點也不假，而且他們要求地方法院拘捕我們。

海丙 怎麼沒來呢？

和生 你知道人家做事是要根據法律的呀，因為美國的法律規定，外國船隻在美國港內停泊的時候，如船上發生事件，不影響境內治安，不出人命，根本就不管不着。

海丙 當然管不着，要管也是咱們領事館的事兒哪。

和生 而且金山地方法院認為打架格鬥是平常小事，也就不受理。

海戊 這豈不是鬼子又碰一鼻子灰，哈！哈！

（大家笑起來了。與生上）

與生 各位老鄉。

海丙 請問尊姓？

與生 兄弟是李興生，永源公司經理。

海戊 呵，永源公司的經理，不是我們的老板嗎？

與生 不敢當，不敢當，對不起，兄弟一向很忙，少同諸位見面，實在抱歉。

和生 那末今天大駕光臨是有事呵。

興生 對了，有點事兒要合你們二副商量，商量。我可以勞煩那位老鄉替我通報一聲嗎？

和生 好，請你等一等。（下）

興生 這年多來你們在船上都很辛苦。

海戊 沒有什麼。我們在水上生活已經習慣了。

（子明上）

海丙 （向李）這位就是我們的二副。（下）

（戊隨丙下）

興生 （向前與子明握手）你好，二副。

子明 謝謝！你好嗎？李經理，請問你有什麼事情賜教嗎？

戊生 因為廣源輪這個案子拖得太久了，不說你們也夠辛苦，就連我們也真麻煩，所以我想最好早點解決了。

子明 解決，怎麼解決？

興生 這就是我要來和你商議的。第一公司自從把這船買過手，化了很大一筆資本，第二拖延了這一二年，本公司不能營業，虧折很大。

子明 這向我們說不着。

興生 本來向你們說不着。不過，二副，我把這原因說出來，請你們原諒本公司不得不（稍停）因為公司買船的時候是向日本銀行借了一筆款子，自從買過手來這是頭一筆生意，現在這樣一來，真弄得我進退兩難……你們若幫助我們把船開走，準送你們每人一萬美元的獎金，一到東京，橫濱就送你們回天津，回煙台去。一個不少嗎？

興生 （高興地）當然！一個不少。二副，我可以拿人格來向你担保。

子明 哼！李經理你想錯了！

興生 （失望地）怎麼呀，二副，這不是很好的辦法嗎！

子明 錢！只能收買奴才，不能收買良心啊。不要說一萬美元，就是百萬美元又怎樣呢！唉，李經理你既是一個中國人，爲什麼要同敵人合夥來殘害同胞呢！

興生 （有些窘）我，我不過同他們是生意關係罷了，我是個商人，只知道賺錢不折本，自己不吃虧，這點生意經，二副，你會明白的。

子明 你知道個人賺錢，難道不知道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多麼大，李經理，何必只知道

賺錢就不顧良心呢。

(春庭上)

春庭
二副！

與生
二副你都說得對，不過……我求你不要這樣堅持下去，弄得我傾家破產。一半也是爲你們設想啦。

子明
(昂起頭來大嘆一口氣) 唉！我們的死活，不勞你關心，你應當爲國家設想。你難道沒想到這一船鋼鐵運到了日本要製造多少炸彈，槍砲，子彈去轟炸我們的田園，房舍，不知道有多少同胞傾家破產，多少同胞流離失所，多少同胞死傷毀滅！爲了你賺錢，就忍心這樣喪盡天良嗎？

與生
這怪不着我，我只知道做生意賺錢。再說就是你們不運這些鋼鐵去日本，他們還是要打仗，轟炸，這樣也阻擋他們不了呀。

子明
可是，我們要做個榜樣，使得所有我們中國海員，還有同情我們的那些外國海員一齊都不替鬼子運輸東西，把三島給孤立起來，不只是能夠阻擋了，而且還能夠致他的死命，你懂得嗎？

與生 二副，致他的死命是你們的事，我只求你們不要合我爲難。

春庭 （不耐煩，憤激）你只顧個人利益，不顧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簡直是個罪該萬死的漢奸。

與生 不要罵人呀，我……

春庭 不要聽你的，給我滾蛋！（推與生）

與生 （倒退幾步）二副！

子明 （很氣憤地）沒有可說的，你快快去吧！

與生 （指子明春庭）你，你們這樣不通商量！（下）

春庭 他媽的，真該萬死！（回轉身來）二副，消息不好了！

子明 你聽見什麼嗎？

春庭 金山地方法院的判決書下來了。

子明 你是說鋼鐵的判決書嗎？

春庭 是的。

子明 你知道判詞怎樣說的？

春庭 我還不大詳細知道。

子明 怎麼知道消息不好呢？

春庭 判決書送來的時候，幾個鬼子高興得拍手跳腳，還說「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這回可好能夠把鋼鐵運走了！」你想，不是消息壞了嗎。

子明 （沉思良久）我們的奮鬥一刻不停止，是決不能叫他們勝利的。

（汽船自遠而近）

子明 他們來了，你快把繩子放下去吧。

（春庭放繩子，拖上一封信來。汽船又由近而遠。）

子明 （急拆信看，一邊看一邊唸出來）『地方法院已判決移船提貨，但我們勝利的前

途仍在，望大家一本愛國初衷繼續奮鬥！』

春庭 剛才金山地方法院送來的判決書恐怕就是說移船提貨吧。

子明 （很焦灼，低首沉思狀）移——船——提——貨——！把貨提去了，他們找別的船仍然可

以運到日本去，那麼我們爭這空船又有什麼意義呢？（稍停）「提貨」，勝利，

（慢而沉重）這是他們鬼子的夢想！（憤激）

(河野上)

河野 (拿着判決書很得意的) 趙子明。

子明 (站着，不應)

河野 這是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文，移船提貨，你拿去貼起來，大家看看。

子明 (憤聲) 你以為貼起它來，你們的陰謀就算成功了嗎？

河野 我們大家都成功了呵！(譏諷) 你們爭的是船，我們要的是貨，哈！哈！現在船

貨各歸原主了，趙子明，你們不是也成功了嗎？哈！哈！……

子明 提貨！你別作夢吧。(憤然下)

(春庭隨子明下)

河野 哈！哈！這是叫你們知道大日本的政策。(把判決書貼在駕駛台旁邊的板壁上，下)

(海員甲，丙，丁，振紛紛走來看判決書。)

海丙 (指着壁上貼字) 喂！你們都看了這張字兒嗎？

海甲 看見了。

海了 你知道上面(指壁上)說的什麼？

海甲（不介意）沒有關係。

振先 你說沒有關係，唉，你太不懂得事情的輕重了。

海甲 知道囉。

海了 老說知道，知道你把這上面講的話說給我聽聽，叫我明白明白。

海甲 這不是說……

海丙 不是說什麼呀？

海甲 不是說橫濱正金銀行申請美國聯邦法院扣押船上的鋼鐵嗎？

海丁 對呀。

海甲 法院不是把鋼鐵判決交原告，讓鬼子移船提貨嗎？

海丁 你既然知道是移船提貨，還說沒關係！

振先 這完全是幫助敵人說話。

海丁 漢奸才幫助敵人說話。

海甲 幹麼開口便罵人？我孫子才是漢奸。

（乙上）

海乙 哦！好一個漢奸祖宗！

大衆（譁然）哈！哈！好一個漢奸祖宗！

海甲（窘狀）少說廢話，我說沒有關係，是叫你們鎮靜一點。

海丙（憤氣）我們守了這麼久，爲了阻擋這許多鋼鐵，不知和鬼子拚過多少次。可是現在眼看鬼子要把這鋼鐵運走，拿去製造屠殺我們的同胞的大砲呀，炸彈呀，你說這是沒關係嗎，還要鎮靜嗎，究竟你是什麼心眼？

海甲 老弟，你們想想，事情到了現在，這樣驚驚惶惶有用嗎？

振先 你有什麼辦法？

海甲 我有辦法。

海丁 有種的把辦法說出來。

海甲 有種的就該記着這辦法。

海丁 你有辦法是投降。

海甲 放屁！

海乙 要把辦法說出來才算有種的。

海甲（憤激）二副不是說過，到了萬分危急的時候，就把（祇聲）船炸毀，看他還能不能提貨，怎麼你們忘記了嗎？

衆聲 對：

海丙 可是……（做鬼臉暗示要祕密）

（磯谷上）

磯谷（得意的樣子）你們快快去作工，做得好有獎。

衆聲（衆不理）

磯谷 有獎，做得好。快快！

衆聲（仍不理）

磯谷 到機艙去，升起火來，要靠圍船。你們看看這命令，聯邦法院來的，要移船提貨，快快。

海丙 提貨？（稍停）！辦不到！（搖頭）

磯谷 做的好，大大有獎，帶你們回日本去，再送你們回家鄉，派你們做大官，哈！哈！山東地方給皇軍佔了。

海乙 強盜！（憤然下）

磯谷 罵人的不好！做大日本的順民好。

（丙，振憤然下）

磯谷 （向甲）你不要學他們的壞，快快升起火來。

海甲 升火嗎，好的，可是你得把機艙打開呀。

海丁 （發急）喂！有種的不要忘了！……

海甲 （以日止之）

磯谷 他的話不要聽，服從我的命令，將來你大大的好，走，隨我動手。

（甲隨磯谷下）

海丁 （怒目送甲），他媽媽的，漢奸！漢奸！老子決不饒你，你媽媽的，有種的會做

漢奸嗎？我們受騙了，怕死的東西，剛才還說要把船炸……

（甲急轉身）

海甲 （用手急掩了口）你瘋了嗎！

海丁 （扭轉身來，緊抓着甲）漢奸，老子一拳打死你，先就和你拚了。

海甲 你真中了魔嗎！

海丁 老子才沒中魔呢，你這沒心肝的東西，老子決不饒你，走狗！

海甲 什麼事兒，你得先說個明白哪。

（子明上）

子明 （嘆氣）唉！你們太開心了，真不知道死活。

海丁 （向趙）二副，你來得很好，這事正要請你評評。

子明 什麼事，說呀。

海丁 （指甲）他——

子明 怎麼？

海丁 他是個華漢奸。

海甲 你媽的，真瘋了嗎，憑什麼證據？

海丁 我親耳聽着，親眼看見的，你還賴嗎？

子明 究竟怎麼回事？說清楚。

海丁 剛才鬼子機輪長磯谷又來向大家說些鬼話，要我們去升火，把船靠攏回船去，他

們好提貨，我們聽了都氣得說不出話，有的氣得走開，正想找你想對付的辦法，可是他（指甲）這漢奸就答應替鬼子升火了，二副，你想我們還能饒他嗎？

海甲（輕蔑樣子）呵！你就是爲這個事氣瘋了？二副，只要你說一句話，你說我不是漢奸？

子明（不語）

海甲 憑你說一句，我是漢奸不是？

子明 你有什麼意思說罷。

海甲 二副，只要你說一句公道話，我可以立地死給你們看看，總不能背漢奸罪名，究竟看誰是有種的。

海丁 委曲了你，乾脆說吧。

子明（煩惱地）在這生死關頭上，你們還有心鬧意見，有什麼話快說。

海甲 二副，不錯，剛才礮谷叫我們去升起火來，把船靠攏回船去。

子明 你答應他了嗎？

海甲 可是，我不是貪生怕死呀。

子明 爲什麼？

海甲 爲達到我們的任務。

海丁 你的任務是做漢奸。

海甲 呸！

子明 (向丁) 不要強話說，(向甲) 你說吧。

海甲 二副，你不是說過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就把命和鬼子拚了，把船(低聲)炸毀，使敵我同歸於盡嗎。

子明 (聲音沉重) 到了最後一步，只有這樣做。

海甲 現在最後的一步已經來到了，二副。

子明 不錯，現在是我們殺身成仁的時候了。

海丁 那一套騙人的話又來了，有種的會答應給鬼子升火嗎？

海甲 日本鬼子不比你傻，自從上一回鬼子偷着開船，我們毀過一回機器，直到現在還是緊緊地把門鎖着的。你們想想機器房不打開，能夠把鍋爐炸毀嗎？不把鍋爐炸毀船沉不了，那麼鬼子叫了撥船來，安安穩穩的把那些鋼鐵提走。我們一年多的

苦爭苦鬥是白費了，而且落個貪生助敵的罪名，（聲音沉重而緩慢）所以當時我就假裝答應了他。

子明（很感動的握甲手）好兄弟，我真佩服你是一個有心眼有計謀的人！照你的辦法去做，我絕對相信你，幹罷。

海丁（發怔）真是這樣，自然沒得說的。

（春庭上）

春庭二副，鬼子的心臟腸很毒辣，他們商量好了，我們若不把船靠攏回船，他們就慢慢地把鋼鐵卸下去，然後把船炸了。

子明唉！現在事情已經很緊急了，不是我們把鬼子和鋼鐵炸沉，便是鬼子把我們和船炸沉海底，我們必須抓着時間，先發制人，現在你趕快去照你的辦法進行。

海甲是。（下）

子明（向丁）你呢？（思索）去檢閱一下那些炸藥受了濕氣沒有？小心些！

海丁好！（下）

子明（向陸）你再去打聽消息，看鬼子們的動靜怎樣。

春庭 是，二副。（下）

子明 （燃火吸煙）（忽然想起壁上貼的判決書，走上去看。）

（河野上）

河野 （手中仍拿着望遠鏡）喂，趙子明！

子明 （不答）

河野 這命令是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文，移船提貨，你看了沒有什麼反對的吧。

子明 （仍不答）

河野 什麼意思？趙子明，怎麼你不答應啦！

子明 （憤激欲下）

河野 挨囤船好的，卸下貨來了，船是你們的。這樣你們沒有損失，我們也沒有損失了。

子明 做夢！（憤聲）

河野 我好意給你說，你該懂得，再說船長的命令也反抗嗎。

子明 危害我祖國的命令，當然反抗。

河野 你們反抗，就是自己求死。

子明 我們三二十人死了可救活了我成千成萬的同胞，這成千成萬的同胞就是致你們死命的勁敵！

河野 你們要反抗，我把貨卸下來，立刻把船炸毀，連同你們一個一個的沉到海裏去。
子明 我們等着看！

河野 趙子明，（拍拍趙）你是聰明人，再想想利害，做我們大日本的順民好的。大東亞主義，共榮圈，這是扶持你們獨立，解放的呀。

子明 ！（恨恨地，不知說什麼好）你們這些沒有人性的東西，比禽獸還殘狠，世界上凡是愛好和平的人都不容許你們，我們中國人，正向你們討還血債咧！
河野 我是好意提拔你。……：

子明 不准你胡說。

河野 侮辱你的意思沒有。你不要受了愛國思想的麻醉。這都是你們的總領事他們故意興風作浪，要功求賞。

子明 （忍耐不住）今天我先就和你拚了，（欲動手打河）不准你再有半句侮辱的話。
河野 哈！哈！你是聰明人，快快的好（急下）

(甲上)

子明 (急轉過身來) 你準備好了沒有？

海甲 準備好了，二副的命令一下來，我們就動下！

子明 (沉思) 等我的命令！

海甲 是的，二副！

子明 現在已經不是等待的時候(聲音沉重)那麼你去通知弟兄們，大家在十點廿分一齊到這裏來集合，死在國旗下面就同死在祖國國土上一樣。

海甲 好，我馬上就去通知他們。

子明 你只要聽着我的哨子一響，就拉開信管，呵！那就是我們凱旋的時候了。

海甲 (悲憤而慷慨的) 祇要祖國同胞得到勝利，我國幾個人死也是值得的！

子明 (看表) 現在是九點半。

子明 (伸手過來，與甲握手) 好兄弟，我們就在祖國的泉下見面吧！

海甲 我們在祖國的泉下見面吧！

(甲下，趙以目送良久場上寂然片時)

子明 （自言自語）祖國呵！兩年來，和敵人不知道有過多少次苦鬥，原想盡我們的一點責任，替國家效點力量，可是鬼子的詭計多端，我們現在只得一死來報答了，全國的同胞總會原諒我們吧！……

（海員紛紛走來）

海丙 （神情緊張）消息不好了，你知道嗎？二副！

子明 早知道了！

振先 我們怎樣對付呢？

子明 希望各位弟兄發表意見。

和生 弟兄們，當我們知道這船裝載了綢緞之後，就擔心恐怕運到日本去製造軍火來攻打祖國，去領事館報告，才把船扣留下來沒得開走。隨後你們大家也來船上，我們又經過多少次和鬼子奮鬥到了現在，我們能夠像小綿羊一樣馴服，眼睜睜看到鬼子把這些鋼鐵提走嗎？

大衆 不能讓他們提走，當然不能！

和生 想到祖國前綫的戰士，不願自己的性命，和敵人肉搏苦戰，神魔鐵鳥般的空軍將

十們，轟炸敵人的軍械彈藥倉庫的時候是多麼英勇，不知犧牲了多少好漢。我們這條命算什麼？我相信這樣死了，一點也不痛苦。

大衆 對，我們都是同你一個意見。請二副說出一個辦法來，我們完全服從。

海乙 請你發命令，二副！

海丁 祇要不是投降敵人的命令，你說什麼是什麼！究竟怎麼辦？反正我們是不怕犧牲的。

子明 大家到齊了嗎？

大衆 全都來了。

子明 我有最後的幾句話要向弟兄們說說。我們都知道艙裏的幾萬噸鋼鐵，鬼子馬上就要提走了。我們若聽憑他們提了去，哪還對得起祖國，對得起同胞，對得起自己的祖宗嗎？中國有句古話，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現在正是我們捨身報國的時候，只要拚了自己的性命，實行破釜沉舟的辦法，使敵我同歸於盡，勝利還是我們的，弟兄們，我們爲了愛祖國，死在這廣源輪上，比什麼都光榮！現在我們大家準備與敵同歸於盡！

海丙 在這國家民族危難的時候，大丈夫捨身報國是很光榮的，我們沒有異議，也沒有

什麼猶豫，踟躕的，只等二副發命令。

子助 各位好兄弟，既然我們都是一條心，（有汽划子聲由遠至近）就和一個人一樣。讓我們一同死在國旗底下，靈魂都會到祖國去的！弟兄們！人，反正是有一回死，不用害怕。只要死得光榮，相信我們的靈魂永遠都是快樂的……（稍停，場上肅穆片刻）現在，大家一齊向着西方立正！來！唱國歌！讓我們唱最後一次國歌！

（冰如上）

冰如 （看大家緊張神情，很驚異）二副，各位老鄉。

子明 趙小姐來船上有什麼事麼？

冰如 我來給各位送喜信兒。

大衆 （注意地）喜信兒，什麼喜信兒。

冰如 孫領事馬上就來給你們報告。

大衆 快說罷，趙小姐，請你先告訴我們。

（碧奇上）

碧奇（高興地）好極了，大家全在這兒，真好極了。（看看大衆的神情有些異樣，非常詫異）怎麼哪？你們有什麼事兒嗎？

子明 報告孫館事，日本人今天要把這些鋼鐵提走，我們實在無法阻擋了，爲貫徹我們報國的責任，決定在五分鐘之後同敵人同歸於盡。我們所有的弟兄沒有一個不樂意，孫領事還有什麼話說嗎？

碧奇（興奮，驚惶）千萬不可以！千萬不可以！我來向大家道喜。（大聲，很急促的）報告各位，現在我們已得到勝利了，這勝利是你們大家拚扎奮鬥，英勇抗敵得來的，所以我先要向你們大家道喜！

（衆歡騰鼓舞，但仍相顧茫然。）

子明 大家先安靜一下，請孫領事宣佈詳細經過。到底怎麼樣？鋼鐵提不提？

碧奇（從冰如手中取過外交部命令）我先把外交部的命令宣讀一遍，再報告詳細經過。

大衆（又一陣鼓掌）

海丁 報告二副，我們該應把準備放信管的老賈請來聽聽。

子明 對！那末就請你去。

（海丁下）

子明 （打開命令宣讀）金山黃總領事鑒：廣源輪案奉軍事委員會本月二十六日代電開，該輪准即依法徵爲國用，仰速轉電駐金山總領事奉令後，即刻趕辦接管手續。下令將船長河野機輪長磯谷，大副，大森三日人免職，（一陣掌聲）并委派二副趙丁明爲中華民國國有輪船廣源號船長（一陣掌聲）汪和生爲大副，陸春廷爲機輪長（又是一陣掌聲）

大衆 （掌聲歡呼雷動）中華民國萬歲，廣源輪萬歲！

子明 靜一點，孫領事還有報告。

（丁，甲同上）

海甲 二副，怎樣回事呀？

子明 （拍拍甲的肩頭）好兄弟，我們勝利了，

海甲 （很高興的）那末，爆炸的信管呢！

大衆 你先聽聽孫領事的報告再說吧！

碧奇 使館奉到命令之後，黃總領事立即派兄弟跑來船上傳令授職。（將命令授趙）這命令請趙船長，汪大副，陸機輪長接受。

子明

（向碧奇行禮後接着命令）謝謝！希望孫領事多多督導。

（行禮退。將命令交甲，甲張貼在判決書之上。）

碧奇

河野等的免職令已送交他們了。船長，派人去叫他們來我有話說。

子明

（向丁）你去叫河野、大森，磯谷三人來。

海丁

是。（下）

子明

請問船上的鋼鐵是不是仍歸鬼子提去呢？

大衆

是呵，鋼鐵怎麼辦？

碧奇

不能，不能給他提去。因為國際公法規定，凡是船舶既歸國有，在外國港口時，

就是本國領土的延長，所以外國地方政府無權管轄。敵人在船上的鋼鐵雖經法院判決移船提貨，可是現在情形變化了，在我們國土上敵人無權提取，所以已破拒

絕執行了。

大衆

（歡笑，又是一陣掌聲）這真是我們的最後勝利！

（河野，大森，磯谷等如待罪的囚人走來。）

碧奇 總領事館的命令接到沒有？（向河）

河野 接到了。（很懊喪）

碧奇 既然你們已奉令免職，應即交代離船。

河野 我們還要看守我們的貨。

海丁 你看看這壁上的命令是大中華民國政府下的你敢違抗嗎？

碧奇 船上的貨本來就不關你的事，再說本船已爲我大中華政府下令征用爲國有船隻，就等於我國國土的延長，你應該懂得國際公法，在我國國土上的主權誰也不能干涉，所以這些貨雖然是橫濱正金銀行的財產，可是沒有中國的同意，誰也不能上船來提取，你懂得嗎？

海甲 既然把你們免職了，就沒有資格再留在船上。

海丁 把他們俘虜起來，帶回祖國去，倒是最好的勝利品。

大衆 這辦法最好。

河野 （很恐怖似的）我們絕對服從命令。

子明 你們應當知道大中華民國的國策是信義和平，雖然你們正以武力侵略我國家，殘殺我同胞，強佔我土地，我們總認爲是你們軍閥的殘害，因此我們對於俘虜決不加害，反而優待。

河野 饒了我們罷，我們絕對服從命令，願意立刻下船。

海乙 何必下船，應該守着你們的貨呀。

春庭 （向碧奇）副領事，我們還有一點請求，就是永源輪船公司經理李與生同敵合作，應當和漢奸同罪，請領事館加以懲處。

碧奇 你們的提議，我一定向總領事報告。現在趙子明船長應該就職，汪和生大副，陸春庭機輪長一齊就職，好執行你們的任務。

子明 （很謙遜地）是！（向前一步）

（和生，春庭走近子明一排站着，三人同舉右手）

和生 我同春庭都請二副代表宣誓。

子明 子明，和生，春庭等奉政府命令委派子明爲國有廣源輪船長，和生爲大副，春庭爲機輪長，子明等願竭盡忠毅，謹遵職守。

大衆（又是一陣掌聲）擁護趙船長！

子明 弟兄們！我們這次戰鬥，在黃總領事和孫副領事的領導之下，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可是現在敵人在我們祖國正進行最殘酷的屠殺奪掠，而且企圖滅亡我們的國家種族。我們要爲我們的父母妻子同胞報仇！立刻回到祖國前綫，加強抗戰的力量，爭取全面的最後勝利！

衆（又是一陣掌聲）對！對！我們要快快把船開回祖國去！

子明 要立刻起錨移岸，檢視機件，準備隨即開駛回國聽候調用。希望大家在各人的崗位上加緊準備。

衆 對！我們立刻動手吧！

（燈光熄滅，碧奇，冰如，河野，大森，磯谷下，隨即放明）

（海員們一面拔錨準備開船，一面唱歌。全劇在歌聲與汽聲中閉幕）

幕

徐

下

我們開船回祖國

Tempo of March (四部合唱)

倫如詞

雄壯 歡騰

少編曲

S
A
T
B

我們高唱凱歌從敵人的手中奪回了

我們的船 敵我們怎麼不歡迎我們

今天開船 乘熱相開在呼喚 要我們趕上

戰場 壯烈相忘 敵不歡迎 野計仍

生 起 火 來 扭 轉 了 舵 順 着 風 踏 着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first three staves of a musical score. The top staff is the vocal line, and the bottom two staves are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lyrics ar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below the vocal line.

浪 浪 快 駛 過 太 平 洋 與 敵 人 一 戰 死 活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next three staves of the musical score. The lyrics continue from the previous system.

與 敵 人 一 戰 死 活

This system contains the final three staves of the musical score. The lyrics are repeated from the previous system. The system includes dynamic markings such as *fz*, *f*, and *ff*.

